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No. 150

0 1 2 3 4 5 6 7 8 9 5

不 許 複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文選卷第三十九

梁昭明太子撰

五臣并李善注

上書

李斯上秦始皇書一首

鄒陽上書吳王一首

於獄中上書自明一首

司馬長卿上疏諫獵一首

枚叔奏書諫吳王濞一首

重諫舉兵一首



江文通詣建平王上書一首

啓

任彦升奉荅七夕詩啓一首

上蕭太傅固謝奪禮啓一首

爲卞彬謝脩卞忠貞墓啓一首

上書

上書秦始皇一首

李斯

良曰史記云李斯楚上蔡人也西說秦王拜爲客卿會韓使鄭國來間秦

以作溉渠已而許覺秦之大臣皆言秦王曰諸侯入來事秦者大抵爲其王游間耳請一切逐客斯議在逐中乃上書王乃除逐客之今復斯官後

始皇帝以斯爲丞相及二世信趙高之譖具斯五刑腰斬咸陽市

善本注同

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爲過矣

銑曰吏百官也

昔者

善本無

穆公求

士

向曰士謂賢才也

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

翰曰戎宛小國名

善曰史記曰戎王使由余於秦秦後歸由余繆公又使人間要由余遂去降秦繆公以客禮禮之史記曰晉獻公以

百里奚爲秦穆公夫人媵於秦百里奚亡秦走宛楚之鄙人斃之繆公聞百里奚欲重贖之恐楚子不許以五羖羊

皮贖之楚人許與之繆公迎蹇叔於宋來邳豹公孫支於與議國事大悅授之國政

善曰史記曰百里奚謂繆公臣不及臣友蹇叔賢而世莫知繆公使人厚幣迎蹇叔以爲上大夫左氏傳曰晉

邳芮丕鄭丕豹奔秦又曰秦伯謂公孫支曰夷吾其定乎對曰今其言多忌克難哉杜預曰公孫支秦大夫子桑也

此五子者不產於秦而

善本無

穆公用之并國三十遂霸

西戎

翰曰產生也

善曰史記曰秦用由余謀

孝公用商

代戎王益國十二開地千里遂霸西戎

鞅於之法向曰公孫鞅衛人也號為商君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彊

百姓樂用諸侯親服善曰史記曰獻公卒子孝公立又曰

耕稼外勵戰死之士賞罰三年百姓便之天子致胙諸侯畢賀也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

至今治彊翰曰舉猶開也今秦之治國因此而彊善曰

魏公子印封鞅為列侯號商君印五剛切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并

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漢中良曰秦至惠王始稱王張儀魏

漢中蜀地名善曰史記曰孝公卒子惠文君立又曰惠

文君八年張儀復相秦攻韓宜陽降之云孝公十年納魏

上郡張儀伐蜀滅之又攻楚漢中取地六百里置漢中郡

史記云孝公納上郡此云惠王疑此誤也又曰武王立張

儀死武王謂甘茂曰寡人欲通車三川窺周室使甘茂伐

宜陽拔之然通三川是武王張儀已死此云惠王用張儀

之計拔三川疑此包九夷制郢郢東據成臯之險割膏

腴之壤遂散六國之從容子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包兼

也九夷蠻夷通稱鄢郢楚都也成臯地名膏腴良地也壤

亦地關東為從關西為衡從者關西六國合而攻秦用張

儀之計散敗之而不得合也施惠也善曰九夷屬楚夷

也郢鄢楚二縣也蓋秦令入據之也成臯縣名周之東境

六國韓魏燕趙齊楚也史記昭王得范雎廢穰侯逐華陽

日惠王卒韓魏齊楚皆賓從昭王得范雎廢穰侯逐華陽

彊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向曰范雎魏人也

華陽君芋我也皆秦之用事者也杜塞也言如蠶之食葉

善曰史記曰武王卒立異母弟為昭襄王又曰穰侯魏冉

者秦昭王母宣太后弟太后二弟其異父長弟曰穰侯姓

魏氏名冉同父弟曰芋戎為華陽君魏冉為相國范雎說

秦昭王言穰侯權重諸侯秦王乃兇相國逐華陽君關外

春秋保乾圖曰光闔害蠶食天下高誘淮南子注曰蠶食

無餘此上善本無四君皆以客之功翰曰四者穆公孝公

也此數人者皆非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善曰負向使四

秦人故云客也猶累也

君却客而不

善本作弗字

納踈士而不

善本作弗字

與是使國無富

利之寶而秦無彊大之名也今陛下致崑山之玉有和氏

善本作隨之寶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劍乘嬖息離之馬建翠

鳳之旗樹靈璉徒河之鼓

濟日和氏寶則卞和之璧太阿劍名嬖離良馬也以翠羽為鳳形而

飾旗也璉皮可以冒鼓也善曰新序固桑對晉平公曰夫劍產於越珠產於江南玉產於崑山此三寶皆無足而

致墨子曰和氏之璧隨侯之珠越絕書曰楚王召歐冶子干將作鐵劍二枚二曰太阿孫卿子曰鐵離蒲梢皆馬名

鄭玄禮注曰璉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悅之必秦

國之所生然後善本作可字則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

不為玩好而趙衛之女不充後庭駿馬馱史不實外

不實外

既良曰犀角象牙也馱馱良馬名廐馬屋善江南金錫

廐曰周書曰正北以馱馱為獻廣雅曰馱馬屬

不為用蜀之丹青不為采可

善本作所字

以飾後宮充下陳

銑

充滿陳列也善曰下陳猶後列也晏子曰有二女願得入身於下陳也

娛心意悅耳目者必

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於元珠之簪傳璣之珥阿縞古之衣

錦繡之飾不進於前

銑曰以宛珠飾簪傳璣飾珥珥璫也縞繡帛也出阿縣善曰說文曰珥

珥也徐廣曰齊之東阿縣繒帛所出者也此解阿義與子虛不同各依其說而留之舊注既少不足稱臣以別之化

皆類而隨俗雅化佳冶窈窕趙女不立側也

向曰雅化閑雅變化也治

美也窈窕美貌美女出於趙也善同向注

夫擊甕

於扣

缶善本作正南彈箏搏

解陞而歌鳴鳴快耳者真秦之聲也

翰曰甕汲瓶也缶瓦器也秦人鼓之以節

樂搏擊也解腿也鳴聲也善同翰注鄭衛桑間韶虞武象者異國之樂也

銑曰桑間地名而鄭衛桑間之樂皆淫樂也韶虞舜樂武象周樂也善曰禮記曰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又曰桑

問濮上亡國之音也宋均曰武象象伐時用于戈也徐廣曰韶一作韶也今葉擊壅而就鄭衛

退彈箏而取韶虞若是善本有者字何也快意之善本無之字當前

適觀而已矣善曰高誘呂氏春秋休曰適中適也今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

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為客者逐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

而所輕者在乎民人此非可善本作所字以跨海內制諸侯之

術濟曰跨據也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眾兵彊者則士勇

是以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

其深善曰管子曰海不辭水故能成其大山不辭土石故能成其高王者不却眾庶故能

明其德善曰文子曰聖人不讓負薪之言以廣其名是以地無四方人善本作民字

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良曰率土之內皆為王臣何四方異國之有乎四時交會

充於內鬼神歆饗降福於中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弄黔首

以資敵國却賓客以業諸侯銑曰黔首民也業事也善曰郭象莊子注曰資者給資

之謂也之謂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裏足不入秦良曰言雖裏足良曰言雖裏

而不此所謂藉寇兵而資盜糧者也翰曰藉借也寇賊資盜糧者也善曰戰

國策范雎說秦王曰此所謂藉賊兵而資盜糧者也說文曰齎持遺也夫物不產於秦可寶

者多士不產於秦願忠者眾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答

善本作益字讎內自虛而外以樹怨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

上書吳王一首

鄒陽濟曰漢書云鄒陽齊人也仕吳王濞王以太子事陰有邪謀陽奏書諫之其事尚隱故不

欲指斥言之故先引秦為喻因言胡越齊趙淮南之難然後致其意焉善同濟注

臣聞秦倚曲臺之宮懸衡天下畫地而人不犯兵加胡越

良曰曲臺秦所居宮名懸衡懸法度也畫地不犯教令也胡越南北邊之國也應劭曰始皇帝所治處也若漢家未

央宮也善曰三輔黃圖曰未央有曲臺殿如淳曰衡猶

法正義若權衡以稱輕重所以一羣臣也至其晚節末路張耳陳勝連從容兵

之據以叩函谷咸陽遂危銑曰晚節末路謂二世時也扣

善曰史記曰陳勝字涉陽城人也勝為王疏為張楚西擊

秦又曰張耳大梁人也陳勝起斬以耳為校尉廣雅曰據

引也言相引何則問辭列郡不相親萬室不相救也曰

言若秦之政也今胡數涉北河之外上覆飛鳥下不見伏兔胡即

匈奴也言胡人馬盛揚塵於野不見鳥獸善曰史記曰

秦惠王遊至北河徐廣曰戎地之河上也蘓林曰覆盡也

言胡上射飛鳥關城不休救兵不止死者相隨輦車相屬

轉粟流輸去千里不絕良曰輦車運輦之車屬及也言轉

國并力為漢所拒胡而實言諸國怨漢與吳連兵北伐於

漢耳故說諸國之心不齊必無成矣下文言其所由也

善曰鄭玄禮記注曰流猶行也何則彊趙責於河間銑曰趙幽王為高后

子遂為趙王取趙之河間立弟辟彊為河間王至子襄王

無嗣國除遂欲求復還河間之地責求也趙大國故云彊

也應劭六齊望於惠后向曰惠帝時齊悼惠王入朝吕后

同銑注而得免至文帝乃立悼惠王六子於齊將間為齊王惠為

濟北王賢為淄川王雄渠為膠東王卬為膠西王瑋光為

濟南王此六王之心常追怨惠帝及高后孟康曰高后割

而追怨惠帝與吕后善曰漢書曰文帝閱濟北逆亂自

藏盡封悼惠王諸子為列侯後齊文王薨無子於是分齊

為六將間為齊王惠為濟北王賢為淄川王雄渠為膠東

王卬為膠西王辟城陽顧於盧博翰曰城陽王喜也喜父

光為濟南王也章與弟興居討諸吕有

功本約盡以趙地王章梁地王興居文帝聞其欲立齊王
乃以城陽郡王章濟北王興居名章失職歲餘薨興居誅死
盧博與居所治處喜顧念而思之也善曰二郡謂城陽
章所封濟北與居所封興居誅死故喜顧念而恨也泰山
郡有博縣濟北縣王淮南之心思墳墓齊曰文帝憐淮南
王不軌遷而失
國乃立厲王三子於淮南安為淮南王勃為衡山王賜為
廬江王言三子皆望墳墓思其父見遷殺也張晏李善
注大王不憂臣恐救兵之不專為良曰言諸國皆有私怨不
同若舉兵伐漢天子來討諸國但有其意無敢相救蓋不
能專一可以明矣此陽之微言也孟康曰不專救漢也
如淳曰皆自私怨宿忿不能為吳也善曰以孟康解其
文故言不專救漢如淳解其意故云不能為吳二說相成
義乃可胡馬遂進窺於邯鄲越水長沙還舟青陽銑曰邯
鄲趙都
也長沙郡名還聚也青陽水名蘇林曰言胡越水陸共伐
僕也善曰此同孟康之義也張晏曰還舟聚舟也言胡
為趙難越為吳難不可恃也善曰此微同如淳之說秦
始皇本紀曰荆王獻青陽之田已而背貴得要擊我南郡

雖使梁并淮陽之兵下淮東越廣陵以遏越人之糧漢亦

折西河而下北守漳水以輔大國胡亦益進越亦益深此

臣之所為大王患也

向曰此陽惡指斥其事因難亂其言
意者欲以沮吳之計使不舉兵而務

隱其言詞矣越假比吳也輔猶拒也胡比趙也言吳趙欲
來伐漢漢必使梁并淮陽之兵以止吳人之糧漢截西河

以拒於趙如此則吳趙各深不能相濟事則必敗故為大
王憂也善曰大國謂趙也陽假言吳思助漢今胡越俱

來伐之漢雖復使梁并淮陽之兵以遏越人之糧漢截西
河以下而助於趙終無所益故胡亦益進越亦益深此臣

為大王患也然其意欲破難吳計雖使當為乃使越人當
為吳人輒當為禦言吳趙欲來伐漢漢乃使梁并淮陽之

兵以止吳人之糧漢截西河以禦於趙如此則趙不得進
吳不得深陽惡指斥故假胡越錯亂其辭自此以下乃致

其意臣聞蛟龍驤首奮翼則浮雲出流霧雨咸集聖王砥

石字善本作節脩德則游談之士歸義思名

翰曰言自然相感
者也驤舉也龍無

翼言斷即鱗也砥礪也陽將致其意也善曰底與砥同也底礪也戰國策蘇秦說趙王曰外客游談之士無敢自進於前漢書王莽傳今臣盡智畢議易亦精極慮濟曰言思極盡謀慮也善曰如則無國而不可干善本作飾固淳曰改易精思以謀慮之則無國而不可干奸字

陋之心則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乎翰曰固陋陽謙詞也雅曰奸求也然臣所以字歷數王之朝背淮千里而自致奸與干同

者非惡臣國而樂兵民也善本無竊高下風之行尤說大

王之義良曰言來游於吳已歷數王也自齊至吳度淮千里也下風之行言王之美行及人如風之馳下也

高敬尤甚也善曰新序公孫龍謂平原君曰故願大王臣居魯則聞下風高先生之知悅先生之行也

無忽察聽其至臣聞鵲至鳥累百不如一鶚向曰忽輕也向曰鶚鳥鵲之類比諸侯鶚大鳥比天子孟康

夫全趙之

時武力鼎士絃服叢臺之下者一旦成市不能止幽王

之沈患善本作湛患翰曰全謂未分之時鼎士力舉鼎者趙幽王反高后殺之沈沒也應劭曰後分為三

也被服大盛玄黃服也臣贊以為鼎士舉鼎之士叢臺趙王之臺韋昭曰高帝子幽王友也吕后殺之善曰湛今沈字

淮南連山東之使死士盈朝不能還厲王之西也濟

死士輕義之士盈滿也朝王朝也淮南厲王長謀然則計反廢遷蜀故云西也善曰韋昭曰徙蜀嚴道

善本作議不得雖諸賁不能安其位亦明矣良曰諸專諸賁孟賁皆古

勇士也不安其位言無益於事善曰左氏傳曰吳公子光享王鱗設諸賁劍於魚中以進抽劍以刺王說苑曰勇

士孟賁水行不避蛟故願大王審畫而已始孝文皇帝據龍陸行不避狼虎

關入立寒心銷志不明求衣銑曰畫謂畫策銷志見國家多難也向曰寒心

衣言早起聽朝也臣瓚以為文帝入關而立自立天子之以天下多難故乃寒心戰栗未明而起也

後使東牟朱虛東襄儀父之後翰曰天下已定文帝使東牟朱虛侯東喻齊王嘉其

首舉兵欲誅諸王亦猶春秋褒邾儀父也邾魯國也儀父謚也功與齊相類故引而連之矣應劭同翰注深割

嬰兒王之濟曰文帝封齊王六子為王其應劭同濟注壤

子王梁代益以淮陽良曰壤子猶愛子也言文帝王其愛

王揖薨徙武為梁王也益加也善曰此言文帝之時梁王揖代王參淮陽王武後梁王揖早薨徙武為梁王也然

參揖皆少故云壤也晉灼曰方言梁益之間所愛諱其肥盛曰壤也善曰方言云瑋其肥盛晉書注以瑋為諱也

卒仆濟北囚弟於雍者豈非象新垣等哉銑曰仆頓也濟北王興居聞帝

之代乃反使將擊之興居宴殺故謂頓也淮南王文帝弟也流徙之蜀至雍不食而死則謂囚也所以然者由二國

有奸臣如新垣平等勸王反耳善應劭同銑注今天子新據先帝之遺業左規

山東右制關中變權易勢大臣難知向曰今天子景帝也規猶帶

也變易權勢合常道也大臣難知大王弗察臣恐周鼎復

起於漢新垣過計於朝則我吳遺嗣不可期於世矣善曰

平諒言鼎在泗水中云望見東北汾陰有寶氣鼎在中不迎則不至為吳計者猶新垣平之言周鼎終不可得前言

豈非象新垣平中言恐周鼎復起下言新垣過計失國亡由非臣詐誤故陽引此為諫言王為此謀則吳嗣必不在

於世矣過誤也善注高皇帝燒棧道灌章邯兵不留行濟

高祖自漢中絕所燒之棧道至雍以灌章邯而破之兵不

替留應劭曰章邯為雍王高祖以水灌其城破之善曰

說漢王燒絕棧道也言攻之易故不替留也收敵善本

人之倦東馳函谷西楚大破濟曰收秦疲倦之兵出函谷

稱也張晏曰項羽自號西楚霸王水攻則章邯以亡其城陸擊則荆王以

失其地良曰此壘上文荆則楚也如此皆國家之不幾者

也願大王熟察之銑曰言羽等甚彊盛尚見破滅為國家日言國家不可庶幾得之也

於獄上書自明一首

鄒陽

向曰陽知吳不可說之從梁孝王游陽為人忼慨不為苟合介立於羊勝公孫

詭之間勝等疾陽惡之於孝王孝王怒陽下獄吏將殺之陽從獄上書孝王立

出之善注同

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常以為然徒虛語耳昔者荆

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

翰曰燕太子丹使荆軻往刺秦王使相氣

見白虹貫日不徹而畏其事不成如淳曰白虹兵象日為君善曰畏畏其不成也列士傳曰荆軻發後太子相氣見白虹貫日不徹曰吾事不成矣衛先生為秦畫長平之

後聞軻死事太子曰吾知其然也

事太白蝕昴昭王疑之

濟曰秦使白起伐趙破長平軍欲遂滅趙遣衛先生說昭王益兵為

應侯所害事不成故云昭王疑也是時太白食昴昴趙分也將有兵故蝕焉蝕干歷也蘇林曰白起為秦伐趙破長平軍欲遂滅趙遣衛先生說昭王益兵糧為應侯所害事用不成其精誠上達於天故太白為之食昴如淳曰太白天之將夫精誠變天地而信不諭兩主豈不哀哉

良曰變動諭明

也兩主燕太子秦昭王也

今臣盡忠竭誠畢議願知左右不明卒從吏

訊為世所疑

銑曰言左右者不敢斥於王也張晏曰盡其計議願王知之左右不明不敢斥王也訊考

三日問之知與前辭同不也

是使荆軻衛先生復起

善本有燕秦不悟

也願大王熟察之昔者

善本無

玉人獻寶楚王誅之

向曰

得玉璞獻之楚武王武王以為非玉則其右足誅亦刑也善曰韓子曰楚人和氏得璞玉於楚山之下捧而獻之武王我王使人相之玉人曰石也王則和左足武王薨成王即位和又獻之玉人又曰石也則其右足也李斯

竭忠胡亥極刑

向曰李斯忠諫於秦二世而具五刑於市胡亥二世名也

斯為丞相始皇崩胡亥立斯具五刑者也

是以箕子佯

善曰史記曰作陽字狂接輿避世恐

遭此患也

善本無也字接輿避世之亂亦佯狂而歌也

紂滿亂不止箕子懼乃佯狂為奴論語曰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願大王察玉

人李斯之意而後楚王胡亥之聽

善曰以其計無使臣為箕子接輿所笑臣聞比干剖心子胥鴟夷

善曰比干彊諫子胥諫吳王吳王賜之死取其屍以鴟夷之革沈之於

江鴟夷以皮作鴟形

善曰史記曰比干彊諫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剖比干觀其心又曰子胥自剄王乃以子胥尸盛以鴟夷之革浮之江中應劭曰取馬革為鴟夷

鴟夷臣始不信乃今知之

良曰知忠願大王熟察少加憐焉語曰白頭如新傾蓋如故

銑曰言人不相見自少至老其猶新知情若相得傾蓋之

問有同故交也白頭不相知文穎曰傾蓋猶交蓋驛車也

善曰家語曰孔子之鄉遭程子於塗

傾蓋而語終日甚相悅何則知與不知也故樊於期逃秦

之燕藉荆軻首以奉丹之

善本無事軻見於期曰今聞秦購將軍之首金千斤邑萬家今有一

言可以解燕國之患報將軍之仇何如於期曰為之奈何

軻曰願得將軍之首以獻於秦王王必喜見臣臣因左手

持其袖右手提其脅於期從之遂自刎藉借也丹即燕太子

徐廣曰提丁鴟善同向注王奢去齊之魏臨城自剄以却齊而

存魏君之來不過以奢故也義不苟生以為魏累遂自剄

齊兵遂却

善曰漢書夫王奢樊於期非新於齊秦而故於燕魏也所以去二國而死兩君者行合於志而慕義無窮也是以蘇秦不信天下為燕尾生

翰曰蘇秦於天下則反覆無信於燕則出

有尾生之信也服虔曰蘓秦於秦不出其信於燕則出尾
生之信也善曰史記蘇秦曰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
子不來水至不白圭戰亡六城為魏取中山良曰白圭為
去袍梁柱而死白圭戰亡六城為魏取中山中山將為亡
六城中山君將誅之亡入魏魏文何則誠善本作有以相
侯厚之還按中山也張晏同良注知也蘓秦相燕人惡之於燕王燕王按劍而怒食以駸史
驄昔蹄統曰燕王怒其讒者而轉重蘇秦而更烹一駿馬
以食秦也駸驄駿馬名善曰惡謂讒孟康雖有讒
惡王更膳以白圭顯於中山中山善本少一人惡之於魏
珍奇之味也白圭投以夜光之璧向曰文侯不信讒者而更親
文侯二文侯投以夜光之璧白圭而贈以寶玉也善曰
言白圭按中山而尊何則兩主二臣剖心析肝相信豈
顯而人說短於文侯移於淳詞哉故女無美惡入宮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
嫉昔者司馬喜臙鼻脚於宋卒相中山所則而說中山之

君而王以為相也臙朋也

善曰戰國策曰司馬喜三
中山尚書呂刑曰臙者脫去人之臙郭璞三蒼解詁曰臙

也蓋范睢摺

拉

肋折齒於魏卒為應侯

濟曰范睢為魏相
魏齊之所苦擊折

齒摺脇睢得出入亡秦說秦王王以為應侯也善曰史
記曰范睢隨魏中大夫須賈使齊齊襄王賜范睢金十斤
及牛酒須賈以為持魏國陰事告齊以告魏相魏此二人
之諸公子魏齊遂使人笞擊范睢廣雅曰摺折也

者皆信必然之畫捐朋黨之私挾孤獨之交故不能自免

於嫉妬之人也是以申徒狄蹈雍平之河徐衍負石入海

平

之河徐衍負石入海

向曰申徒狄諫殷不聽自投於河水自河出為雍徐衍惡
周末之亂負石投於海中服虔曰夥之末世人也善曰

爾雅曰水自河出為雍言狄先蹈雍而後入河也漢書音
義曰徐衍周之末人也見列士傳善曰論語識曰徐衍

負石伐子自狸守分亡身握石失軀宋
均曰狸猶殺也力之切如淳同向注

不容身於世義不

苟取比周於朝以移人主

善本作

之心

善曰比周朋黨也
善曰新語曰窮澤

之民身不容於世言皆義不苟取比周朋黨在朝廷以移
主上之心妄求合也六韜曰結連朋黨比周為權社預
此近也故百里奚乞食於道善本無路繆善本作公委之
以政善曰說苑鄒子說梁王曰百里奚乞食於路而穆公委之以政甯戚飯牛於善本無
車下而相公任之以國善曰呂氏春秋曰甯戚飯牛車下
梁王曰甯戚扣轅而此二人者善本無豈素官於朝借譽
歌相公任之以國於左右然後二主用之哉感於心合於意堅如膠漆昆弟
不能離豈惑於眾口哉故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昔魯聽季
孫之說逐孔子向曰齊人饋女樂季相子受之三日不朝
向宋信子冉之計囚墨翟翰曰宋用子冉而囚繫墨翟善
夫以孔翟善本作之辯不能自免於讒諛而二國以危濟

宋魯竟弱何則眾口鑠金積毀銷骨善曰國語冷州鳩曰
故云危也賈逵曰鑠消也眾口所惡金為之銷亡積毀消國亦云是
以秦用戎人由余而霸中國齊用越人子臧而彊威宣良
秦穆公取由余於戎而用之穆公為霸主齊用越人子臧
而威三宜王所以彊盛善曰言齊任子臧故威宣二王
所以彊盛史記曰齊相公卒子威王因齊立此二國豈拘
威王卒子宣王辟彊立張晏曰子臧越人也於俗牽於世繫奇偏之辭哉公聽並觀垂名善本作當世
銑曰奇獨也公聽並觀言無私也善曰公聽無私也並
觀無偏也尸子曰論是非者自公心聽之而後可知也
故意合則胡越為昆弟由余子臧是也不合則骨肉為讎
敵朱象管蔡是矣善本作也字向曰丹朱堯子而不肖
弟也流惡言以疑周公周公誅之言此四人於堯舜周公
則為骨肉而不率父兄之德故為讎敵也善曰史記曰

舜弟象教常欲殺舜丹朱堯子鯀敵未聞尚書曰周公位家宰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今

人主誠能用齊秦之明後宋魯之聽則五伯善本作霸字不足

侔而善本無而字三王易為比也是以聖王覺悟捐子之之心

而不說田常之賢良善本無良字 晉文宋襄楚莊也 侔曰五伯齊桓秦穆

武也濟曰捐棄也 燕昭王屬國於子之 子之南面行王

事齊國因伐燕燕國君噲死子之亡信可棄也齊田常弑

簡公而立平公以常為相五年齊國封比干之後脩孕婦

之墓故功業覆於天下何則欲善無厭也良曰紂剖比干

王封其後而脩其墓應劭夫晉文公親其讎而彊霸諸侯

曰紂剗姓者觀其胎產銑曰讎謂寺人勃鞞為晉獻公之逐文公斬其袪文公即位用其言而免呂卻之難遂以彊霸張晏曰寺人勃鞞也

善曰國語曰初獻公使寺人勃鞞伐文公於蒲城文公踰垣寺人斬其袪及入寺人求見於是呂卻與芮畏偪悔納

公謀作亂伯楚知之故求見公公遽見之伯楚以呂齊桓

邾之謀告公韋昭曰寺人掌內袪袪也勃鞞字伯楚齊桓

公用其仇而一匡天下銑曰仇謂管仲為公子糾射桓公

善曰論語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此之謂也何則慈仁勢勤誠加善本作嘉字

於心此不可以虛辭借也至夫秦用商鞅之法東弱韓魏

立彊天下而卒車裂之善曰商鞅車裂已見西征賦越用大夫種之謀

禽勁吳而霸中國遂誅其身善曰史記曰越王句踐舉國

渡淮東方諸侯畢賀綽霸王范蠡乃去遺大夫種書種是

見種疾不朝人或譏種作亂越王乃賜種劍而自殺矣是

以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於烏陵子仲辭三公為人灌園

向曰孫叔敖敖楚之處士三為相而不喜知其才得之三去相而不悔知其非已罪於陵子仲楚王欲以為相使使往迎子仲子仲與其妻逃去今人主誠能去驕傲之心懷可為人灌園也善同向注

報之意披心腸善本作腹見情素善曰戰國策曰蔡澤說應侯曰公孫鞅事孝王竭心謀示

情隳肝膽施德厚終與之窮達無變善本作愛於士善曰於士所求無所

愛惜則桀之犬善本作狗字可使吠堯而距隻之客可使刺由

翰曰隳開也距盜距由許由也韋昭曰言恩厚無不使善曰戰國刁鞅謂田單曰距之狗或吠堯非其主也吠音

同吠並何況因萬乘之權假聖王之資乎濟曰言苟能盡心於人人無有不可

使然則荆軻沈善本作湛字七族要離燔妻子豈足為大王道

哉濟曰荆軻為燕刺秦王不成其七族坐之沈沒也吳王將殺王子慶忌要離詐以罪亡令吳王燔其妻子而揚

其灰要離走見慶忌因以劍刺之張晏曰七族上至高祖下至曾孫善曰呂氏春秋曰吳王闔閭欲殺王子慶忌

要離曰誠助臣請必能吳王曰諾明且加罪焉執其妻子燔而揚其灰高誘曰吳王偽加要離罪燒妻子揚其灰也

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暗投人於道路衆莫不按劍

相眄者何則無因而至前也蟠木根柢帶輪囷去離奇衣

而為萬乘器者何則以左右先為之容也銑曰眄顧也蟠木曲木也柢本

也輪囷離奇屈盤高下也萬乘天子也善曰廣雅曰蟠曲器謂服玩之屬容謂彫飾杜預左氏傳注曰容形容也

張晏同銑注故無因而至前雖出隨侯之珠夜光之璧祗足結

怨而不見德故有人先談則枯木朽株樹功而不忘向曰德重

者人不以為德故也善曰談或為游今天下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貧賤雖蒙

堯舜之術挾伊管之辯懷龍逢比干之意翰曰蒙被術法也伊管伊尹管

仲也龍逢比干皆忠臣也欲盡忠當世之君而素無根柢之容雖竭精

神欲開忠信輔人主之治善本作政字則主人必襲按劍相眄

之跡矣善曰小雅曰開達也是使布衣之士不得為枯木朽株之資

也善本無也字是以聖王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鈞上之良

陶鈞造瓦器者制方圓大小任其所欲故比之矣張晏曰

陶家各模下圓者為鈞以其能制器為大小比之於天也

善曰論語考比識曰引五子而不牽乎卑辭之語不奪乎

衆多之口善曰聖人不為卑辭所牽蘇秦曰卑辭以謝君衆口已見上文故秦皇帝任中

庶子蒙嘉之言以善本無信荆軻之說而匕首竊發周文

王獵涇渭載呂尚而歸以王天下銑曰荆軻既至秦持干

庶子蒙嘉使為先言於秦王曰燕願舉國為內臣貢職如

郡縣謹斬樊於期之首及燕督亢之地圖秦王聞之喜而

見軻軻以匕首擲秦王故謂竊發也周文王獵於渭之陽

載太公以歸其國塗遘卒遇若鳥鳥之暴集而卒以共成

王業也善曰秦王已見上文通俗文曰匕首其頭類匕

故曰匕首短而使用文王遇呂尚西伯遇太公俱為師也

秦信左右而亡周用烏集而王善曰漢書音義曰太公望

塗遘卒遇共成王功如鳥

集也何則以其能越拘攣之語馳域外之議善本作獨

觀於昭曠之道也向曰拘攣淺近今人主沈於善本無諂

諛之詞牽於帷牆之制善曰漢書音義曰言為左右便辟

侍帷牆臣妾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皁此鮑焦所以忿於

世而不留富貴之樂也濟曰不羈賢才無所拘擊也驥良

用採蔬於道子貢難之曰既非其世而採其蔬乃棄蔬而

立枯於河路之上善曰不羈謂才行高阜食牛馬器以

木作如槽疏臣聞盛飾入朝者不以私汚義砥止礪名號

者不以利傷行也善曰尚書注曰砥磨石故里名勝母曾子

不入邑號朝歌墨子迴車良曰惡有勝母之名紂作朝歌

無所用心故醜之善曰淮南子曰墨子今欲使天下恢

非樂不入朝歌古有未詳晉灼同良注

廊之士誘於威重之權脇於位勢之貴回面汙行以事諂
諛之人而求親近於左右則士有伏死堀巖穴善本作藪
之中耳安有盡忠信而趨闕下善本有哉銑曰恢廓廣大

上書諫獵一首

司馬長卿向曰是時天子方自擊能

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捷言慶忌勇期賁
育翰曰孟賁賁育也善曰史記曰秦武王有力士烏獲
孟詵皆至大官呂氏春秋曰吳王欲殺王子慶忌謂要
離曰吾嘗以逐馬之江上而不能及孟賁已臣之愚暗竊
見上文戰國策范雎曰夏育之勇焉而死
以為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陵阻險射猛獸卒然
遇軼才之獸駭不存之地犯屬車之清塵濟曰軼才過於

存謂勢不可以存也屬車從車言犯清塵不敢指斥之也
善曰漢書音義曰大駕屬車八十一乘車塵言清尊之意
也輿不及還輟人不暇施功雖有烏獲逢蒙之伎力不得

施善本無用枯木朽株盡為難矣善曰吳越春秋陳音曰

以道傳羿羿是胡越起於轂下而羌夷接軫也豈不殆哉

良曰起轂接軫有如戎雖萬全無患然本非天子所宜近

也旦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馳猶時有御楸渠之變銑曰

楸勒也張揖曰御馬勒也楸駢馬口長御也善曰家語

子曰汎掃清路行者必止莊子伯樂曰我善調馬前有節

而後鞭而況乎涉豐草騁丘墟向曰豐茂騁馳也善

彼豐草呂氏春秋前有利獸之樂而內無存變之意善曰鄭
注曰利其為害也不亦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為安而

樂出萬有一危之塗以為娛臣竊為陛下不取也翰曰萬

也蓋聞明者遠見於未萌而智者避危於無形向曰萌始

善曰太公金匱曰明者見兆於未萌智者避危於無形禍故善本作固字多藏於隱微而

發於人所忽者也鏡曰忽輕也故鄙諺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

鏡曰懼瓦墮而傷之張揖曰畏欄瓦墮中之也此言雖小可以喻大臣願陛下留

意幸察

上書諫吳王一首

枚叔濟曰乘為吳王濞郎中濞初怨望將謀逆乘奏書諫不聽遂之梁善曰漢書曰枚

乘字叔淮陽人後景帝并乘弘農都尉卒然乘之卒在相如之前而今在後誤也

臣聞得全者昌失全者亡翰曰全謂安全之道善曰史記淳于髡說鄒忌子曰得全全

失全舜無立錐之地以有天下禹無十戶之聚以王諸侯

湯武之士不過百里善曰韓子曰舜無置錐之地於後世而德結史記蘓秦說趙王曰舜無尺

尺之地以有天下禹無百人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士不過百里立為天子誠得其道者也上不絕三

光之明下不傷百姓之心者有王術也濟曰三光日月星也不絕其明者言

舜禹湯武與天合德日月不食五星不亂也善曰不絕其明言合度也故父子之道天性也

善曰父子喻君臣孝經曰父子之道天性也忠臣不避重誅以善本有置字直諫則

事無遺榮功流萬世良曰遺失也臣乘願披心腹善本作腹心而效

愚忠惟大王少加意念惻怛之心於臣乘言鏡曰效進夫

以一縷之任係千鈞之重上懸之無極之高下垂之不測

之淵雖甚愚之人猶知哀其將絕也向曰縷然縷也三十斤曰鈞不測言至深

不可得也 馬方駭鼓而驚之係方絕又重鎮之係絕於天不

可復結墜入深淵難以復出 結續也 善曰孔叢子曰齊

東郭亥欲攻田氏子貢曰今予士也位卑圖大殆非子之

任也夫以一縷之任繫千鈞之重上懸之於無極之高下

垂於不測之深傍人皆畏其絕而造之者不知其子之謂

乎馬方駭鼓而驚之繫方絕重鎮之馬奔車覆六轡不禁

繫絕其高墜入于深其 其出不出間不容髮 微切急其間

危必矣亥曰吾已矣 不容一髮言改其過謀脩其政道不可失於今日也 善曰曾子曰

曰臣改計取福正在今日言其微切甚急 律歷迭相治也 能聽忠臣之言百舉必脫 良曰言雖百度

其間不容髮矣 是盡脫於禍也 善曰孫卿子曰平 必若所欲為危於累

卵難於上天變所以欲為易於反掌安於泰山 謀逆之計

變改也 善曰說苑曰晉靈公造九層臺荀息聞之求見

曰臣能累十二博基加九雞卵基上公曰危哉論語曰外

猶反掌也春秋保乾圖曰安於泰山與日合符 今欲極天

命之上壽敝 善本作 無窮之 善本有 樂究萬乘之勢不出

及掌之易居泰山之安 善曰極窮究盡也 而欲乘累卵之

危走 奏 上天之難此愚臣之所大惑也 顏監曰人性有畏

其景而惡其迹却背而走迹逾多景逾疾不如就陰而止

景滅迹絕 善曰莊子漁父曰人有畏景惡迹而去之走者

不休絕力而死不知處陰以 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

知莫若勿為欲湯之滄 諒 一人炊之百人揚之無益也不

如絕薪止火而已 濟曰景數滄冷也漢書音義或曰滄寒

愈不止去 不絕之於彼而救之於此譬由抱薪而救火也

火則止矣

良曰不絕於彼謂逆謀也救之於此謂之逆求福也善
曰文子曰不治其本而救其末無異鑿渠而止水抱薪而
救火養由基楚之善射者也善本有去楊葉百步百發百中

楊葉之大加百中焉可謂善射矣然其所止乃善本無百
步之內耳比於臣乘未知操弓持矢也得百中者百步內

耳言已為謀慮深遠與人相比則養由基善射去柳葉百
也善曰戰國策蘇厲謂周君曰養由基善射去柳葉百
步而射百福生有基禍生有胎虞曰基初胎始也服納其

基絕其胎禍何自來哉善本無泰山之雷救力穿石彈極之
綆善本作斷幹也綆索也幹井上木也言盡極井索用久

而刻斲其木也善曰自從也晉灼曰紕古綆字彈盡水
也極之綆幹井上四交之幹常為汲者所契傷也非石之鑽索非木之鋸漸靡使之然也無也夫銖銖而

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之重也言自銖銖而
稱之寸寸度之至石丈必有盈縮差過皆不中也張晏曰
乘所轉四萬六千八十銖而至於石合而稱之必有盈縮

也石稱丈量徑而寡失良曰徑疾寡少也若石稱丈量則
斷之則定以小智成之則敗也善曰文子曰夫事煩難
治也法苛難行也多求難瞻也寸而度之至丈必差銖而

稱之至石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故夫十圍之木始生
而藥足可搔先而絕手可擢而拔善本作抓字銖曰三

小也搔搔斷絕擢搖也善曰尸子曰千丈之木始若藥
足易去也莊子曰橡樟初生可抓而絕廣雅曰搔抓也字

林曰非據其未生先其未形也善本無也字向曰磨礪
交切砥礪不見其損有時而盡種樹畜養不見其益有時而大

積德累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棄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

而亡翰曰為事不已必見其效此所以諫王久為逆謀恐一朝見用矣磨礱礪礪皆磨石善曰賈逵國語注日礱力公切礪礪善本作礪礪已見上文願臣願字大王熟計而身行之此百代不易之道也

上書重諫吳王一首

濟曰晁錯為御史大夫定制度削諸王地吳王與諸國既舉兵

反以誅晁錯為名漢聞之斬錯以謝諸侯乘復上書說王使罷兵也

枚叔

善曰漢書曰吳王舉兵西嚮以誅晁錯為名漢聞之斬錯以謝諸侯乘於是復說吳王

昔秦西舉胡戎之難

去

北備榆中之關南距羌笮

音昨善本作笮

字之塞東當六國之從

子容反

良曰言秦三面有敵而又能東向以當六國矣六國韓魏

燕趙齊楚關東連兵日從距至也羌笮夷名善曰胡戎為難舉兵而却也漢書曰金城郡有榆中縣漢書曰南夷自雋東北君長十數笮六國乘信陵之藉明蘓秦之約厲都最大六國已見上文

荆軻之威

銑曰信陵君無忌嘗率五國兵逐秦至函谷關其後六國乘藉其力蘓秦又約六國連兵以拒

秦燕復使荆軻以刺秦王善曰漢書音義曰無忌嘗總五國却秦有地資也

并力一心以備秦

然秦卒禽六國滅其社稷而并天下者

善本作是字

何也則地

利不同而民輕重不等也今漢據全秦之地兼六國之眾

脩戎狄之義而南朝羌笮此其與秦地相什而民相百大

王之所明知也

向曰項羽分秦地為三而漢全有之故云金秦而盡有六國之眾又脩恩義以撫戎

狄而羌夷來朝比之於秦其地十倍其人百倍過之也善曰言地多十倍民多百倍今夫讒諛之臣

為大王計者不論骨肉之義民之輕重國之小大以為吳

禍此臣所以為大王患也夫舉吳兵以訾於漢譬猶蠅蚋

而之附群牛腐

輔

肉之齒利劍鋒接必無事矣

翰曰訾量也蚋蚊也

蠅蚋固不能害牛也朽肉觸劍徒自斷耳吳之犯漢有類於斯無事言必敗無成事也腐朽也齒猶觸也善曰說文曰秦謂之蚋楚謂之蚊齒猶當也天下聞吳率失職諸侯願責先帝之遺約濟曰失職謂削地也今漢親誅其三公以謝前過良曰責求先帝約謂本封謂晁錯也錯為御史大夫而言三公者重其事也前過謂削地也善曰錯為御史大夫故曰三公也王之王之善本無威加於天下而功越於湯武也夫吳有諸侯之位而富實於天子有隱匿之名而居過於中國銑曰隱匿謂勝於京師夫漢并二十四郡十七諸侯方輪去錯出軍行數千里不絕於郊其珍怪不如山東之府向曰方萬物也錯雜也珍怪寶玩也山東府吳府名也張晏曰漢時有二十四郡十七王也善曰此言貢獻之多方輪四方更輪錯雜而出也如淳曰山東吳王之府藏也善曰錯出張云錯互出攻則謂與軍遠行也軍一為運錯出謂

四方更輪交錯轉粟西向陸行不絕水行滿河不如海陵

之倉濟曰海陵縣有吳太倉如淳曰言脩治上林雜以離

宮積聚玩好音守禽獸不如長洲之苑良曰上林天子苑長洲吳苑名

服虔曰吳苑也韋昭日長洲在吳東也游曲臺臨上路不如朝夕之池銑曰曲臺

漢宮臺名臨上路言臺下臨苑路矣朝夕池海也漢宮池小故不如也張晏曰曲臺長安臺臨道上也蘇林曰以海

水朝夕深壁高壘副以關城不如江淮之險向曰壁壘軍城也副重也

關城函谷曉武等關南吳之所以為固也此臣之所為大王樂也今大王還

兵疾歸尚得十半翰曰十中有五得免禍善曰言不然

漢知吳之有吞天下之心赫然加怒遣羽林黃頭循江而

下襲大王之都濟曰羽林黃頭襲水戰者也掩魯東海絕

吳之饒失良曰魯東海二都也使之絕吳人饒饋之道

以絕其梁王飾車騎習戰射積粟固守以備榮陽待吳之

饑大王雖欲反都亦不得已也夫三淮南之計

不負其約向曰三淮南謂淮南王安衡山王賜廬江齊王

殺身以滅其迹樂布聞初與吳楚有謀欲伐王懼自殺漢

書云齊王聞吳楚平及自殺今乘已四國不得出兵其郡

趙囚邯鄲此不可掩亦已明矣也言不得出於郡也趙王

遂發兵應吳漢將鄢寄圍邯鄲故云囚也此事以敵不可

掩覆晉灼曰膠東膠西濟北吳楚臨淄王也發兵應此謀

應劭曰漢將鄢寄圍趙王於邯鄲與囚無今大王已去千

里之國而制於十里之內矣良曰吳地方千里梁下屯兵

張晏同張韓將北地弓高宿左右地良曰張羽韓安國將北

侯韓類當宿吳軍之左兵不得下壁軍不得太息向曰言

急壁臣竊哀之願大王熟察焉善如淳服虔注同

詣建平王上書一首

江文通向曰宋建平王景素好事淹隨至南兖

書景素覽書即曰出之詣謁也善注同

昔者賤臣叩心飛霜擊於燕地王左右譖之被繫於獄仲

天而哭盛夏天為之降霜叩心言恨也善曰春庶女告

天振風襲於齊堂善本作臺字濟曰齊庶女少寡無子

庶女庶女以冤告天天為雷電下擊景公臺陰海水又出善

日淮南子曰庶女告天雷電下擊景公臺陰海水又出善

馬彪莊子注 下官每讀其書未嘗不廢卷流涕善曰沈約書曰郡縣

為封國者內史相並於國主稱臣去任便止此祖孝建中始改此制為下官太史公曰始齊之蒯通讀樂毅報燕書

未嘗不廢書而泣也楊雄見屈原作離騷悲其文讀之流涕 何者士有一定之論女有

不易之行善曰淮南子文也高誘曰士有同志同德其交接有一會而分定故曰有一定之論也貞女專

一亦無二心雖有偏喪不信而見疑貞而為戮是以壯夫須更醢故曰有不易之行

義士伏死而不顧者此也良曰伏死不顧冤之深也此謂由此善曰史記曰屈原信而

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法言曰壯夫不為左氏傳曰義士猶或非之又曰君子曰臣治煩去惑者也是以伏死而

爭李陵與蘇武書曰足下下官聞仁不可恃善不可依謂遭時不遇至於伏劍不顧

徒虛語乃今知之善曰馬遷悲士不遇賦曰理不可據智不可恃鄒陽書曰臣常以為為然徒虛語

耳又曰臣始不信今乃知之 伏願大王暫停左右少加憐察銑曰停左右欲其靜

案 善曰鄒陽書曰左右不明卒 下官本蓬戶桑樞之人

布衣韋帶之士向曰言自微賤善曰淮南子曰處窮僻之鄉蓬戶甕牖採桑以為樞此齊人所謂

形植犁黑憂悲而不得志也高誘曰編蓬為戶採桑條為戶樞說苑唐且謂秦王曰大王嘗聞布衣韋帶之士怒乎

伏尸五步退不飾詩書以驚愚進不買名聲於天下善曰淮南

子曰占之人同氣于天地與一世而優遊及偽之生飾智以驚愚設詐以巧上又曰周室衰而王道廢儒墨於是博

學疑聖飾詩書以買名譽於天下 日者謬得外降承明之闕出入金華之

殿翰曰日者猶頃者謬得謙詞也外降出入於承明闕金華殿謂賞宮於朝廷也善曰漢書帝賜嚴助書曰君

狀承明之廬又曰班伯少受詩於師丹上方向學鄭寬中張禹朝夕入說尚書論語於金華殿中詔伯受焉 何

掌不局影凝嚴側身局禁者也善本作乎字濟曰局影側身皆戒懼也疑堅嚴敬也

禁宮闕之間也善曰詩序曰側身脩竊慕大王之義復行班婕妤自傷賦曰應門閉兮禁門局

為門下之賓備鳴盜淺術之餘豫三五賤伎之末善曰史記曰孟

嘗君入秦昭王乃囚孟嘗君謀欲殺之孟嘗君謀欲使人
抵昭王幸姬求解姬曰妾願得君狐白裘此時孟嘗君有
一狐白裘入獻之昭王無佗裘孟嘗君患之徧問客莫能
對最下為狗盜者曰臣能得狐白裘乃夜為狗以入秦宮
藏中取所獻狐白裘至以獻幸姬姬為言昭王孟嘗君得
出馳去室關關法雞鳴出客孟嘗君恐追至客之居下坐
者能為雞鳴遂得出之如食頃追至關已後孟嘗君乃還
抱朴子軍術曰大將軍當明案九宮視年在宮常就三居
五五為死三為生能知三五橫行天下大王惠以恩光顧
司馬遷書曰使得秦薄伎良同善注

以顏色實佩荆卿黃金之賜竊感豫讓國士之分矣銑曰

之燕太子東宮臨池而觀軻拾瓦投鼃太子令人奉盤金
軻用抵盡復進軻曰非為太子愛金但臂痛耳佩猶荷
也荆卿即軻也豫讓為智伯將刺趙襄子而不成襄子責
之曰子事范中行氏智伯滅之不為報讎臣事智伯智伯
死而子獨何以為之報讎也讓曰范中行氏以眾人遇我
我故眾人報之智伯以國士遇我我以國士報之分分義

也善曰鄭玄詩箋曰為光言天子恩澤光耀被及已常

也曹植豔歌曰長者賜顏色泰山可動移餘文同銑注

欲結纓伏劍少謝萬一

向曰衛太子迫孔惲於廁疆盟之

捨孔叔太子聞之懼而下石乞孟驪敵子路以戈擊之子
路斫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晉侯將殺里克
語之曰子弑二君與一大夫為子君者不亦難乎對曰若
不有廢君何以興欲加之罪其無辭乎臣聞命矣伏劍而
死淹言願殺身如此萬中有一以補於王也善曰莊

子牟州子曰今於道秋毛之端萬分未得處一焉剖心

摩踵以報所天

翰曰比干不避殺身而忠諫於紂紂剖其

放至踵足也所天謂建平王善曰鄒陽上書自明曰剖
心折肝相信豈移於浮辭左氏傳箴尹克黃曰君天也何
休曰君者不圖小人固陋坐貽謗缺謙也貽取也缺毀也
臣之天

善曰楊惲書曰迹墜昭憲身限幽圜履影弔心酸鼻痛骨

言固陋之愚也

良曰墜陷也昭憲明法也限隔幽圜謂獄也善曰陸機
謝內史表曰幽執固當為誅始詩曰顧占周道中心弔

弓高唐賦曰孤子寡婦寒心酸鼻太子丹謂下官聞虧名

為辱虧形次之是以每一念來忽若有遺也言如有所失

善曰尸子曰衆以虧形為辱君子以虧義為加以涉旬月

迫季秋天光沈陰左右無色身非木石與獄吏為伍向曰

也伍對也善曰司馬遷答任少卿書曰今少卿抱不測

之罪涉旬月迫季冬呂氏春秋曰行秋令則天多沈陰蔡

遷月令章句曰陰者密雲也沈雲之重也司馬此少卿所

以仰天槌直心泣盡而繼之以血者善本無也向曰少卿

陵與蘓武書曰何圖志未立而怨已成此陵所以仰天槌

心而泣血也言已之恨同於李陵善曰韓子曰卞和乃

抱其璞而哭於楚山三下官雖乏鄉曲之譽然嘗聞君子

之行矣善曰燕丹子夏扶曰士無其上則隱於簾肆之間

卧於巖石之下翰曰蜀有君平卜筮於成都市日閱數人

子真耕於巖石下各得百錢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谷口有鄭

震京師善同翰注次則結綬金馬之庭高議雲臺之上

濟曰蕭朱結綬謂相薦達也金馬待詔處也高議論政理

也漢宮有雲臺善曰漢書曰蕭育與朱博友故長安語

曰蕭朱結綬西都賦曰承明金馬著作之庭東觀漢記曰建初元年詔賈逵曰南宮雲臺使出左氏大義退則

虜南越之君係單于之頸良曰終軍自請長纓必羈南越

計必係單于之頸而俱啟冊冊並圖青史銑曰漢論功臣

制其命善同良注爭分寸之末競錐刀之利哉下官聞積毀銷金積讒磨骨

向曰言毀讒之深能銷磨金石之堅善曰左氏傳曰叔

向詒子產書曰錐刀之末將盡爭之鄒陽上書曰衆口鑠金積毀遠則直生取疑於盜金近則伯魚被名於不義翰

直不疑為郎其同舍告歸設持其同舍郎金郎已去而同舍郎妄意不疑不疑謝有之買金償之後告歸者至而歸金亡金郎大慙後漢第五倫字伯魚補淮陽國醫長從王入朝得會見帝戲倫曰聞卿為吏第婦公不過從兄飯寧有之邪對曰臣三娶妻皆無父少遭飢亂實不妄過人食帝大笑不義謂第婦公不過兄也善曰漢書曰直不疑南陽人為郎事文帝范曄後漢書曰第五倫字伯魚京兆人舉孝廉補譙國監工長後從王朝京師得會帝戲倫彼之二子猶或如是況在下官焉能自免昔上將之耿絳侯幽獄名臣之蕭史遷下室良曰絳侯周勃持兵北軍故下廷尉是謂恥也太史司馬遷為白李陵而下之蠶室故云名臣之羞蠶室刑人之所善曰司馬遷答任少卿書曰絳侯誅諸呂囚於請室又曰而僕又忤之蠶室至如下官當何言哉夫以無以善本

魯連之智辭祿而不返接輿之賢行歌而忘歸

趙却秦軍趙欲封之不受而去接輿伴狂避世而行歌也善曰司馬遷書曰如僕尚何言哉史記曰秦使白起圍趙

聞魯仲連責新垣衍秦軍遂引去平原君欲封仲連連謝終不肯受也楚狂接輿已見上文子陵閉關

於東越仲蔚杜門於西秦亦良可知也陵餘姚人與光

武同游於學光武即位光隱身不見餘姚越也閉關謂不出也張仲蔚扶風人亦隱身不仕杜門與閉關義同扶風

秦地也良可知言昔恐患難故云於代善曰趙岐三輔史錄注曰張仲蔚扶風人也少與同郡魏景卿隱身不仕

所若蓬蒿沒人若使下官事非其虛罪得其實亦當鉗口吞舌伏

七首以殞身善曰莊子曰鉗口不言也七首劒也殞自殺也

光向軻吞何以見齊魯奇節之人燕趙悲歌之士乎齊魯

燕趙義俠所出悲歌謂高漸離燕市相和歌趙大夫悲歌慷慨者也善曰左氏傳子方曰事子我而有私於其讎

何以見魯衛之士漢書王先生謂鄒陽曰今子欲安方今

之乎陽曰齊楚多辨智韓魏時有奇節吾將歷問之方今聖曆欽明天下樂業也良曰聖曆謂天子也曆曆數也欽敬

天下有道人樂其業青雲浮洛善本作榮光塞河銑曰青雲榮光皆

曰尚書中候曰成王于洛河沈璧禮畢王退侯至于日

味榮光並出幕河青雲浮洛青龍臨壇銜玄田之圖吐之

而去西泊臨洮刀狄道北距飛狐陽原皆至也

南子曰秦之時丁壯丈夫西至臨洮狄道東至會稽浮石

南至豫章桂林北至飛狐陽原高誘曰臨洮隴西之縣洮

水出北狄道漢陽之臨洮也飛狐莫不浸仁沐義昭景飲

醴皆瑞也謂昭景星之明飲醴泉之味昭明也

雄靈賦曰文王之始起浸仁漸義會賢贊智贊音贊論

語摘輔像曰帝率握炤景飲醴冀英為曆宋均曰炤景為

景星所而下官拘痛圓門含憤獄戶濟曰圓門亦獄門抱

炤也鄭司農曰圓土獄城也一物之微有足悲者

良曰凡一所足可以悲而況人乎善曰家語孔子謂哀仰惟大王

公曰一物失理亂亡之端此思憂則憂可知矣

少垂明白則梧丘之冤不愧於沈首鵠善本作亭之鬼無

恨於庾骨銑曰齊景公田於梧丘夜夢五大夫稱無罪以

之斷其頭而同葬命曰五大夫丘掘而得之五頭同穴公

令厚葬故云不愧沈首也交州刺史周敞行部至鵠奔亭

夜有婦人來告冤曰妾夫亡妾欲還卿行至此為亭長所

殺埋井中敞掘之果然言冤得明假使灰粉亦不恨也

善曰謝承後漢書曰蒼梧廣信女子蘇娥行宿高安鵠巢

亭為亭長龔壽所殺及婢致富取其財物埋致樓下交趾

刺史周敞行部宿亭覺壽姦罪不任肝膽之切敬因執事

以聞

奉荅勅示七夕詩啟一首

任彥外

向曰梁武詔昉曰聊為七夕詩五韻殊不近

詠歌卿雖訥於言而辯於才可即制付使者

臣昉啓奉勅并賜示七夕五韻竊惟帝迹多緒俯同不一

託情風什希世罕工什謂篇章也罕少也言遠代以來少

有如帝善文如此也善曰春秋合誠圖曰黃帝布迹必

稽功務法宋均曰迹行迹謂功績也春秋保乾圖曰帝異

緒毛詩題曰關雎之什魯靈雖漢在四世魏稱三祖謂武

帝雖當漢之四世魏三祖謂武帝文帝明帝也高貴卿公

詔云昔在三祖故因言祖也此皆有文之主故昉引之

善曰魏志高貴卿公詔曰昔寧足以繼想南風克諧調露

良曰舜彈五絃之琴造南風之詩克能諧和也四節不相

違謂之調露之樂皆謂帝文章音律若此漢魏之主不足

以繼想耳善曰家語曰昔者舜彈五絃琴造南風之時可

其詩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風之時兮可

以阜吾民之財兮王肅曰薰風至貌也樂動聲儀曰時元

氣者受氣於天布之於地以時出入物者也四時之節動

靜各有分職不得相越謂調露之樂也宋均性與天道事

曰調露調和致甘露也使物茂長之樂也

性與天道不可得而稱也善曰

絕稱言論語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

可得而聞也豈其多幸親逢旦暮向曰莊子云萬代之後

若旦暮遇之也自言多幸而親逢聖人也善臣早奉龍潛

曰左氏傳羊舌職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

與賈馬而入室晚屬天飛比嚴徐而待詔翰曰易云潛龍

朝時昉已得承奉也法言云以孔子之門論賈誼外堂相

如入室昉自言彼時已有外堂入室之聲也又易曰飛龍

在天謂帝建梁而登極也漢嚴安徐樂上疏言世務昉自

云此時同此二人而待詔矣善曰答賓戲曰泥蟠天飛

者應龍之神也漢書曰嚴安徐樂上疏言世務上召惟君

見乃拜樂安偕爲郎中又曰東方朔待詔金馬門也惟君

知臣見於訥言之旨取求不疵表於辯才之戲濟曰古人

莫若君楚文王謂申侯曰惟我知汝余取余求不汝疵瑕

也言帝知我訥言戲云辯才也善曰裴詭集有辯才論

謹輒牽率庸陋式訓天獎良曰庸陋謙詞也式拙速雖效

蚩鄙已彰銑曰謂答詩便成而附使上也拙速蚩鄙皆謙詞也效呈也蚩輕鄙小彰露也善曰孫子兵法曰兵聞拙速未睹工久陳琳賡曰蚩鄙益著閻纘上詩表曰勞者歌其事貴露蚩鄙臨啓慙愿女罔識所寘也賓置也謹啓

爲卞彬謝脩卞忠貞墓啓一首建太守彬高祖壺

宋嘉中除著作蕪峻補兵爲尚書令右將軍領右衛峻至東陵口六軍敗績壺乘馬被甲赴賊二子脉肝見之隨從俱爲賊所害贈侍中開府謚忠貞公善曰蕭子顯齊書曰卞彬字士蔚官至綏建太守卒濟陰卞錄曰壺字望之珍音真忍切肝沐干切

任彦升

臣彬啓伏見詔書并鄭義泰宜勅善本有脩理臣亡高祖晉故驃騎大將軍建興忠貞公壺墳塋臣門緒不昌天道

所昧忠構身危孝積家禍名教同悲隱淪惆悵濟曰緒胤也昧不明

也忠謂壺死王事孝謂脉肝死父難也良曰名教謂當時士大夫爲之悲傷也隱淪謂微上霍陽也掌歎曰父爲忠臣子爲孝子忠孝之道萃于一門善曰世說樂廣曰名教中自有樂相子新論曰天下神人五二曰隱淪而

年世貿遷孤裔淪塞銑曰貿易裔嗣淪沈也言年代遷易後嗣孤弱而沈塞也善曰廣雅曰

貿易也遂使碑表蕪滅丘樹荒毀狐兔成穴童牧哀歌向曰言壺

墓摧殘若此也表石表也蕪沒也丘墳也狐兔穴其中童兒牧豎登其土而歌也善曰桓子新論曰雍門周以琴見孟嘗君曰竊悲千秋萬歲後墳墓生荆棘感慨自哀日

月纏迫善曰劉公幹贈五官中郎詩曰感慨以長歎也陛

下弘宣教義非求教於方今濟曰弘大宣示也言壺是晉臣而梁武大示教義故脩理

之非求功效於今也善曰杜預左氏傳序曰弘宣祖業

報於百
姓也
壺餘烈不泯固陳力於異世
良曰言壺餘德不滅而彬仕梁代也烈業

泯滅也陳力謂入仕也異代謂梁也
曰文王積善所潤之餘列論語子曰周任有言陳力就烈

不能止
但加等之渥近闕於晉典
良曰渥厚也諸侯薨於朝會葬之加一等死王事加

二等言壺為晉死王事而不加爵
樵蕪之刑遠流於皇世
賞故云闕於晉典善同良注

善本作代字
銑曰秦攻齊令曰敢有柳下季壘樵採者死此刑以絕今天子脩壺之墓是遠流此代

策顏觸謂齊王曰秦攻齊令曰敢有去柳下季壘五十步樵採者罪死不赦
臣亦何人敢謝斯

幸
向曰非分而得謂之幸訊非身所敢謝也
不任悲荷之至謹奉啓以聞謹啓

蕭太傅固辭奪禮一首
翰曰昉為尚書殿中郎父憂去職居喪不知鹽味冬月單

衫廬于墓側齊明作用乃起為建武將軍驃騎記室再三固辭帝見其詞切亦不能奪禮善同翰注

任彥外

昉啓
濟曰昉家集諱其名但云君撰者因而錄之
近啓歸訴庶諒窮款奉被還

旨未垂哀察
良曰諒信也款心也還旨謂不許其辭也
悼心失圖泣血待且
銑曰言憂感深悼傷也失圖荒迷也善曰左氏傳楚遠啓彊

待昉善本作
於品庶示均鎔造
向曰鎔造造化所鎔鑄者也言我於衆類之中微細

示同造化之一物耳善曰服鳥賦曰品庶每生倉頡篇曰鎔炭鑪所以行銷鐵也
干祿祈榮更為

自拔勸教廢禮豈關視聽
向曰干祿榮寵自拔擢於衆其損禮教不堪關於視聽皆謙也

善曰論語曰子張學干祿言已之所陳但正勸教而廢禮豈敢關白於視聽哉
所不忍言具陳茲

啓
善曰言事迫情切口不忍言故陳此
昉
善本作
往從末

宦祿不代耕
翰曰言祿薄也善曰晉中興書簡文詔曰祿不代耕非經備之制也
飢寒無

甘旨之資限役廢晨昏之半
良曰甘旨飲食晨昏定省由飢寒限役廢闕其半善曰

文選卷之六

禮記曰命士已上父子皆異宮昧爽而朝慈以旨井鄭玄曰慈愛敬進之也又曰凡為人子之體冬溫而夏清皆定而晨膝下之歡已同適隙銑曰言父母生之膝下以養父母此歡有如駟馬過隙之疾也善曰孝經曰故親生之膝下以養父母禮記曰君子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若駒之過隙然而遂極之則是無窮几筵之慕幾何可憑向曰言神靈依憑几筵三年內能幾公曰君入廟而右登自阼階仰視棟棟倪見几筵其器存其人亡君以此思哀則哀將焉不至矣左氏傳曰人壽幾何且奠酌外不親如在安寄晨暮寂寥闐苦若無主奠酌祭祀也言不親祭祀則祭神如神在何所寄也晨暮無人哭臨則寂寥無祭主矣闐空也善曰鄭玄周禮注曰喪所薦饋曰奠聲類曰酌以酒祭地也論語子曰吾不與祭又曰祭神如神在也埤蒼曰闐靜也喪服傳曰無主者其無祭主王隱晉書曰傳咸遭繼母憂上所守既無別理窮書曰咸身無兄弟到官之日哀祭無主所守既無別理窮咽豈及多喻濟曰言為服喪無別理也窮咽哀泣也多喻多比喻也善曰呂安答嵇康論曰易了之

理不在明公功格區宇感通有塗良曰格至也區宇天地多喻也日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東京賦曰若霈然降臨賜寢區宇又寧周易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若霈然降臨賜寢嚴命銑曰言降臨思澤霈然如雨是知孝治所被爰至然心向曰如此則是明王孝治天下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也爰於也善曰孝經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韓詩外傳曰阿谷之女謂子貢錫類所及匪徒教義韓詩曰吾鄙野之人僻陋無心也錫類所及匪徒教義韓詩曰孝子不匱求錫爾類言以此及人不任崩迫之情謹以本非徒以教義為化也善同翰注不任崩迫之情謹以本字作奉啟事陳聞濟曰崩迫切急也謹啟

文選卷第四十

梁昭明太子撰

五臣并李善注

彈事

任彥升奏彈曹景宗一首

奏彈劉整一首

沈休文奏彈王源一首

牋

楊德祖荅臨淄侯牋一首

繁休伯與魏文帝牋一首

不許複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陳孔璋答東阿王牋一首

吳季重答魏太子牋一首

在元城與魏太子牋一首

阮嗣宗為鄭冲勸晉王牋一首

謝玄暉拜中軍記室辭隨王牋一首

任彦升到大司馬記室牋一首

勸進今上牋一首

奏記

阮嗣宗奏記詣蔣公一首

彈事

奏彈曹景宗一首

良曰曹景宗為郢州刺史初司州被圍詔荆郢二州發兵往救

景宗及荆州援軍至三關頭兵不進聞司州沒即曰退還延頸敵人縱暴緣邊景宗不能禦遂失三關有司奏景宗罪輒去州詣闕泥首待罪帝一無所問

任彦升

善曰梁典曰高祖即位昉為吏郡即遷中丞

御史中丞臣任昉稽首言臣聞將軍死綏屣步無却顧望

避敵逗撓

奴有刑 銑曰司馬法云將軍死綏有前一尺無却一寸八寸曰咫漢書廷尉王恢逗撓

當斬逗曲行避敵也撓者顧望也善至乃趙母深識乞不日杜預左氏傳注曰古名退軍為綏

為坐魏主著令抵罪已輕軍向曰趙王使趙括為將以拒秦

軍趙王曰毋置之吾已決矣母曰括有不稱妾無坐乎上許諾括果敗而母不坐故云深識魏武令曰自今將征行但賞功不罰罪非國典也諸將出征敗軍者抵罪是知敗失利者免官爵已輕言輕於常法 善同向注

軍之將身死家戮愛自古昔明罰在斯善本作斯在字善

將者軍破于外而家受罪於內也漢書廣武君曰敗軍之將不可以誣勇新序曰臣侮其主身死妻子為戮呂氏春秋曰民有逆天之

道者罪死家戮也臣昉頓首頓首死罪死罪竊尋獯獯獯獯

險侵軼擾疆陸王師薄伐所向風靡韓曰獯獯匈奴名也謂後魏主也師

謂梁軍也善曰獯獯謂後魏也魏收後魏書曰太祖道武諱珪改稱魏王左氏傳曰北戎侵鄭鄭伯曰彼徒我車

懼其侵軼我也杜預曰軼突也毛詩曰於鑠王師又曰是薄伐玁狁至于太原晉起居注曰檀道濟所向風靡也

以淮徐獻捷河兗凱歸濟曰淮徐河兗皆屬梁地也據軍所獲也師有功則凱樂而歸善

日尚書曰海岱及淮惟徐州左氏傳曰齊侯來獻東關無戎捷尚書曰濟河惟兗州周禮曰師有功則凱樂

一戰之勞涂音途善本中罕千金之費良曰言破敵之易東關涂中昔地名

罕亦無也凡起十萬之師日費千金也善曰吳晉曰諸葛恪作東關魏軍踣之恪令丁奉等兵便亂斫遂大破比

軍歷陽縣郡圖經曰東關歷陽縣西南一百里史記蔡澤曰白起一戰舉鄢郢吳志曰晉命鎮東大將軍司馬仙向

塗中伏淵北征記金城西而司部懸隔斜臨寇境銑曰司部曰塗澗魏步道所出也

也縣隔去都遠也善曰沈約故使狡虜憑陵淹移年善宋書曰宋世分郢州為司州也

作歲月向曰慧陵依據也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狡狡字猾也左氏傳子產曰今陳介恃楚眾憑陵弊邑也

故司州刺史蔡道恭率勵義勇奮不顧命全城守死自冬

徂秋猶其善本有轉戰無窮亟摧醜虜韓曰道恭少以勇力

城數日不能起聞戰鼓聲憤叱而卒衆猶拒守無有二心攻圍二年無有叛者入秋霖雨洪澍一夜城頽壯士猶戰

不降及城陷挫其餘衆求恭屍不能得也亟數也善曰劉璠梁典曰天監三年司州刺史漢壽伯蔡道恭卒於圍

潘安仁所馬督誅曰率厲有方司馬遷書曰常思奮不顧身所馬督誅大將軍疏曰臨危奮節保穀全城論語子曰

守死善道也史記曰驃騎將軍轉戰過方之居延則陵降

烏支山毛詩曰鋪敦淮濱仍執醜虜

方之居延則陵降

而恭守此之疎勒則耿存而蔡亡

良曰漢武帝遣都尉李陵將步卒五千人出居

延與單于戰陵兵敗降匈奴後漢耿恭為戍已校尉恭以疎勒城旁有澗水可固乃據之匈奴復來攻恭於城中穿

井十五丈不得水恭仰歎曰聞昔貳師將軍技佩刀刺山飛泉涌出今漢德神明豈有窮哉乃整衣服向井垂拜為

吏士禱有飛泉奔出衆皆稱萬歲乃令揚泉示虜虜以若為神明引去言蔡道恭過於李耿之感善同良定

使郅部救兵微接聲援則單于之首久懸北闕

銚曰單于後魏主也

善曰鄒陽上書曰臣恐救兵之不專英雄記曰袁術嚴兵為呂布作聲援也漢書宣帝記曰傳介子斬樓蘭王安歸

首懸之豈直受降可築涉安啓土而已哉

向曰漢武帝使因杆將軍公孫

敖築受降城涉安侯於單于以匈奴太子降是謂開夷狄之土善曰尚書曰建邦啓土杆音孟寔由郅

州刺史臣景宗受命致罰

善本作不特言邁翰曰受命不即行也善

曰晉起居注詔曰檀道濟奉命致討故使蜩謂結蟻聚水所向風靡言邁已見潘岳金谷集詩

草有依

良曰言景宗縱魏兵使如蜩蟻之結聚而依水草也善曰漢書賈誼曰高帝王功臣反者蜩毛而

起吳志曰錢唐大師神式等蟻聚為寇漢書曰獫狁獯粥居于邊地逐水草遷徙也

緩救資敵

銚曰按下也盤桓不進貌資助也善曰魏志曰司馬文王征諸葛誕六軍案甲而發自困廣

雅曰盤桓不進也李斯遂令孤城窮守力屈凶善本作威上書曰今逐客以資敵

向曰孤城謂司州也善曰謝承後漢書胡爽曰耿恭以甲兵守孤城於絕域史記李左車言韓信曰今足下情見

力屈欲戰不投左氏傳晉溫季曰逃雖然猶應固守三關威也杜預曰匈奴賊為害故曰威也

更謀進取而退師延頸自貽虧衄

貽取衄辱也善曰劉璠梁典曰宣城王以寇

軍將軍曹景宗為郢州刺史初司州被圍詔荆郢發兵往援曹景宗為都督及荆州援軍至三關頻兵不進聞司州

沒即日退還延頸敵人縱暴緣邊景宗不能禦遂失三關諸戎有司奏罰罪景宗聞之輒去州伏闕泥首待罪帝一

無所問三關延頸二戎各也管子曰民無恥不可以固守漢書曰諸將曰楚數進取如淳曰進取多所攻也毛詩曰

自貽伊戚陳琳檄豫州疆場侵駭職是之由不有嚴刑誅

賞安實景宗即主善本有景宗即主一句 齊曰駭驚寘

吏來告公曰疆場之事慎守其一又范宣子數諸戎曰言語漏洩則職汝之由史記曰繫法嚴刑而天下振西征賦

曰峻徒御以誅賞毛萇詩傳曰寘置也主謂為主首也王隱晉書庾純自刻曰醉酒荒迷昏亂儀度即主臣謹按河

南尹庾純云云然以臣謹案使持節都督郢司二州諸軍

事左將軍郢州刺史湘西縣開國侯臣景宗擢自行間

茲多幸銑曰言拔自行陣之間也邁遇 非分而得謂之

傳羊舌職曰民之不幸也指蹤非擬獲獸何勤向曰漢高祖曰獵

而發蹤指示人也言景宗指蹤非擬蕭賞茂通侯榮高列

將將勳曰茂重也 善曰漢書蘇武謂李陵曰武父子位列

將勳通侯應劭曰通侯者言其功德通於王室張晏曰

後改為列侯列侯見序負擔丁裁弛式鐘鼎遽列 濟曰負

列也方言曰列班列也負擔丁裁弛式鐘鼎遽列 濟曰負

也裁猶適也弛廢也擊鐘鼎食貴事也遽疾也 善曰左

傳曰齊侯使敬仲為卿辭曰弛於負擔君之惠也又曰宋

左師每食擊鐘家語曰子路南和我莫放二八已陳良曰

遊楚列鼎而食廣雅曰列陳也和我莫放二八已陳良曰

為晉悼公和戎狄而賜女樂二八景宗無此功效而亦當

此賜也 善曰左氏傳曰鄭人賂晉侯以女樂二八晉侯

以樂之半賜魏絳曰子自頂至踵功歸造化潤草塗原豈

獲自已銑曰踵足也造化喻君也言景宗之身負君之恩

孟子曰墨子兼愛摩頂致於踵趙岐曰致至也淮南子曰

大文夫恬然無為與造化逍遙也喻巴蜀曰肝膈塗中原

膏液潤野草且道恭云逝城守累旬景宗之存一朝棄甲

向曰棄甲退敵也 善曰史記曰沛令閉城守左氏傳曰

宋華元為植巡功城者謳曰睥其目瞞其腹棄甲而復

生曹死蔡優當善本作若是惟此人斯有醜面目翰曰人

宗也。覲疆也。善曰毛詩曰彼何人斯居河之湄又曰有覲面目視入罔極毛萇曰覲姑也鄭玄曰汝姑然有面目也。
昔漢光命將坐知千里。濟曰劉典將數百騎攻賈覽上狀檄至光武知其必敗報書曰
欲復進兵恐失其頭首詔書到興為覽所殺。善曰魏武置法案長史得檄以國家坐知千里也。
以從事。良曰太祖自作兵書諸將征伐皆以新書從事從事從令者尅違令者敗善曰鄭玄禮記注曰八兩為鎰漢
必以律鎰銖無爽也。善曰鄭玄禮記注曰八兩為鎰漢書曰二十四
伏惟聖武英挺略不世出。向曰挺拔也略謀也。
而行之實弘廟筭。善曰漢書趙充國頌曰料敵制勝威謀於廟筭孫子曰夫未戰而廟筭得筭多。
惟此庸固理絕言。提曰庸固謂景宗也詩云匪面命之言提其耳聖絕言提不可與言也。善曰晉起居注宋公表曰臣寔庸固

自逆胡縱逸久患諸夏

良曰逆胡後魏也諸夏中國也

逸西都漢書匈奴傳贊

聖朝乃顧將一車書。善曰聖朝謂

曰久矣夷狄之為患善曰晉起居注曰

轍彼司珉累。致善本作辱非所人也。善曰晉起居注曰

早朝求歎載懷矜惻致茲虧喪何所逃罪

宜正刑書肅明典憲。良曰肅敬憲法也善

臣謹以劾發其罪。請以見事免

景宗所居官下太常削爵土收付廷尉法獄治罪其軍佐

職僚偏裨將帥結封諸應及咎者別攝治書侍御史隨

違續奏。銑曰僚官也偏裨皆小將也結沾也臣謹奉白簡

以聞向曰簡略狀也臣昉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昉稽首以聞翰曰稽首首至手謂拜表

奏彈劉整一首善曰沈約齊紀曰整宋吳興太守兄子也歷位持節都督交廣越三州也

任彥升

御史中丞臣任昉稽首言臣聞馬援奉梗不冠不入汜凡

毓育字孤家無常子良曰後漢馬援事寡梗雖在閨內必衣冠然後入見晉汜毓敦睦九族充

土號其家兒無常母衣義善本義上有士節夫聞之有立

無常主善同良注銑曰有立謂立志也善曰左氏傳臧哀伯曰武王克商遷九鼎於洛邑義上猶或非之東京賦曰貞夫懷節班固

漢書贊曰孟子亦曰聞伯夷之風懦夫有立志千載美談斯為稱去首善曰公羊傳曰魯人

至今以為美談封禪書曰臣昉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謹案

齊故西陽內史劉寅妻范詣臺訴列稱出適劉氏二十許

年劉氏喪亡撫養孤弱叔即整善本作欲傷害侵奪分

前奴教子當百並已入衆又以錢婢姊妹弟溫仍留奴自

使善本有又奪寅息遂婢綠草私貨得錢並不分遂寅第

二庶息師利去歲十月往整田上經十二日整便責范米

六斗哺食米未展送忽至戶前隔箔善本無攘拳大罵突

進屋善本作中屏風上取車帷准米去二月九日夜婢采

音偷車欄夾杖龍牽范問失善本有之意整便打息遂整

及善本有母并奴婢等六人來共善本無至范屋中高聲大

罵婢采音舉手查范臂求攝檢如訴狀輒攝整善本有父

舊使奴海蛤到臺辯問列稱整亡父興道先為零陵郡得

奴婢四人分財善本作以奴教子乞大息寅寅亡善本作

後第二弟整仍奪教子云應入眾整便留自使婢姊及弟

各准錢五千文不分遂其奴當百先是眾奴善本有兄弟

未善本無分財之前整兄寅以當百貼錢七千共眾作田

寅罷西陽郡還雖未別火食寅以私錢七千贖當百仍使

上廣州去後寅喪亡整兄弟後分奴婢唯餘婢綠草入眾

整復云寅未分財贖當百又應屬眾整意貪得當百推綠

草與遂整規當百行善本無還擬欲自取當百遂經七年

不返整疑已死亡不迴更奪取婢綠草貨得錢七千整兄

弟及姊共分此錢又不分遂寅妻范云當百是亡夫私贖

應屬息遂當百天監二年六月從廣州還至整復奪取云

應充眾准雇借上廣州四年夫直今在整處使進責整婢

采音劉善本有兄善本有第二息師利去年十月十二日

忽往整墅停住十二日整就兄妻范求米六斗哺食范未

得還整怒仍自進范所住屏風上取車帷為質范送米六

斗整則納受范今年二月九日夜云善本無失車欄子夾

杖龍牽等范及息遂道是采音所偷整聞聲仍打遂范喚

善本無問何意打我兒整母子爾時便同出中庭隔箔與

范相罵婢善本無采音及奴教子楚玉法忠善本作等四

人于時在整子母善本作母子左右整語采音其道汝偷車校

具汝何不進裏罵之既進爭口舉手誤查范臂車攔夾杖

龍牽實非采音所偷進責寅妻范奴苟奴善本無苟奴字列稱本

無稱娘去二月九日夜失車攔夾杖龍牽疑是整婢采音

所偷苟奴與即遂往津陽門糴米遇善本作過字見采音在津

陽門賣車攔龍牽苟奴登善本有時字欲捉取遂語苟奴已爾

不須復取苟奴隱僻少時伺視人買龍牽售五千錢苟奴

仍隨遂歸宅不見度錢並如采音苟奴等列狀粗與范訴

相應重覈當百教子列稱善本作孃字被奪今在整處使悉與

海蛤列不異以事訴法令史潘僧尚議整若輒略兄子遂

之使適萬乘之虜遭時不遇至於伏劍不顧流離辛苦幾

依死朔北之野濟曰武奉使入匈奴單車謂衆少萬乘謂兵甲多也虜者匈奴號也良曰武奉使

入匈奴中匈奴有變武曰屈節辱命雖生何面自以歸漢

乃引劍自刺氣絕半日復息匈奴徙武於北海無人處

幾近也善曰漢書曰漢遣蘇武以中郎將持節送匈奴使留在漢者匈奴方欲使送武會匈奴縱王長水虞常反

匈奴中常以告武副使張勝勝許以貨物與常一人衣亡

告之縱王等死虞常生得匈奴使衛律治其事張勝以告

武武曰事如此必及我衛律召武受辭武謂惠等屈節辱

命雖生何面目以歸漢引佩刀以自刺衛律驚自抱持武

武氣絕半月復息乃丁年奉使皓首而歸向曰丁壯皓白徒武北海上無人處也武在匈奴中

十九年及還自首善曰丁年謂丁壯之年也漢書曰武留匈奴凡十九歲始以強壯出及還鬢髮盡白老母終堂生妻去室善本作推字嫁也濟曰武奉使既久母死妻善曰漢書陵謂武曰陵來時太夫人已不幸此天下所希聞古今陵送至陽陵子卿婦年少聞以更嫁

所未有也蠻貊亡之人尚猶嘉子之節況為天下之主乎

銑曰言匈奴善武志節後得還漢況天子為天下之主而不知乎陵謂足下當享茅土之

薦受千乘之賞也韓曰茅土千乘皆謂封諸侯之事也享受

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冒以黃土將封諸侯各取方

士直以白茅以為社論語曰導千乘之國漢書曰兵車千

乘諸侯之大者聞子之歸賜不過二百萬位不過典屬國向曰武

還賜錢二百萬今之二千貫屬國今鴻臚卿善曰漢書

曰元始六年武至京師拜為典屬國秩中二千石賜錢二

百無尺土之封加子之勤良曰勤而妨功害能之臣盡為

萬戶侯親戚貪倭之類悉為廊廟宰賈曰謂帝室親戚及

貴士居處子尚如此陵善本有何望哉且漢厚誅陵以不

死謂不為國家盡死節薄賞子以守節欲使遠聽之臣

分前婢貨賣及奴教子等私使若無官令輒收付近獄測

治諸所連逮繼善本作應洗之源委之獄官悉以法制從

事如法所稱整即王善曰昭明刪此文太畧故臣謹案新

除中軍參軍臣劉整閭閻三名教所絕向曰閭閻

革小人也名教謂士君子也絕棄也善曰史記太史公

曰李斯自閭閻歷諸侯用屈原曰閭閻革尊顯譏諛得志世

有裸體樂廣曰名教中自有樂地何為乃爾直以前代外

戚仕因純袴韓曰前代外戚謂是齊朝后妃之親也綺襦

伯出與王許子弟為羣在惡積纍稔親舊側目濟曰纍罪

側目言惡之甚也善曰左氏傳襄弘曰毛得必亡是昆

吾稔之曰也杜預曰稔熟也惡積纍稔同誅漢書音義曰

辭謂罵言 善曰謂大羅也包咸論語注曰肆極意 敢言也詩曰好言自口莠言自口毛萇曰莠醜也 終夕

不寐而謬加大杖 鏡曰或問第五倫曰公有私乎對曰吾病雖不省視竟夕不眠豈謂無私乎舜之事父瞽叟小杖

則受大杖則走言整私其子則竟夕不寐悲其姪則妄加大杖 善曰謂打逐也家語曰孔子謂曾子曰汝不聞乎

昔瞽叟有子曰舜舜事瞽叟也小挫則待過大杖則逃走 而舜不失蒸蒸之孝 薛包 善本作 分財取其老弱 向曰

薛包好學篤行弟子求異居不能止乃中分財奴婢取其 老弱者曰我共事父矣汝不能使田廬取其荒蕪者曰吾

少時所理意所戀矣器物取其朽敗者 高鳳自穢爭訟寡 曰我素所服習所安也 善同向注

婁 翰曰後漢高鳳南陽人聲名著聞太守連召請恐不得 免自言本巫家不應為吏又詐與寡婁爭訟遂不仕也

善同 未見孟嘗之深心唯倣文通之偽迹 向曰孟嘗薛包 翰佐 善曰顏延年詠向秀曰深心託毫

素表彥伯名臣頌曰迹涉必偽 昔人睦親衣無常主 良 善曰顏延年陶徵

衣無常主則犯疏也 善曰顏延年陶徵 士誄曰睦親之行衣無常主已見上文 整之撫姪食有

故人 良曰公孫弘為漢丞相故人高賀從之食以脫粟飯 公孫弘起家徒步為丞相故人富貴為脫粟布被我自

之弘大慙賀乃告人曰公孫弘內厨五鼎外膳一肴豈可 以臨天下於是朝右疑其矯焉弘歎曰寧逢惡賓不逢故

人 何其不能拚契鐘庾而檐 昌帷交質 徵二反翰曰漢高 帝貫酒酒家折券

棄債六斛四斗為鐘十六斗為庾言婁雖負鐘庾之多亦 宜折券不論而整為六斗米而取婁車帷為賀言整之罪

深檐帷裳也 善曰謂取車帷也左氏傳晏子曰釜十則 鍾杜預曰六斛四斗也包咸論語注曰十六斗為庾詩曰

漸車帷裳毛萇曰帷裳婦人車飾鄭玄曰帷裳童容也方 言曰江淮謂檐褕為童容也左氏傳曰鄭伯怨王王曰無

之故周人之無情一何至此 實教義所不容紳冕所共棄 鄭交質 善曰莊子惠子謂莊子曰人故無情

向曰紳冕衣冠也 善曰莊子惠子謂莊子曰人故無情 乎莊子曰然惠子曰人而無情何謂之人仲長子昌言曰

人而無情何謂之人仲長子昌言曰

人而無情何謂之人仲長子昌言曰

人而無情何謂之人仲長子昌言曰

人而無情何謂之人仲長子昌言曰

人而無情何謂之人仲長子昌言曰

引之於教義嵇康絕臣等參議請以見事免整新善本作

除官輒勒外善本有付廷尉法獄治罪諸所連逮應洗之

源委之獄官悉以付善本作制從事婢采音不款偷車闌

糾舉及諸連逮請不足中盡臣昉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

罪死罪稽首以聞

奏彈王源一首

沈休文吳均齊春秋曰永平八年

給事黃門侍郎兼御史中丞吳興邑中正臣沈約稽首言
臣聞齊大非偶著乎前誥辭霍不婚垂稱往烈良曰左傳

以文姜妻鄭太子忽忽辭之人問其故太子曰人各有偶

齊大非吾偶也漢儒不疑為京兆尹霍光欲以女妻之不

疑畏其盛大而辭不肯諧書烈業也善曰班固不若乃

交二族之和辨仇浪苦合之義外降宸鳥凡切善隆誠非一

揆銑曰二族夫妻二姓也仇合相敵而合也宸下隆高揆

廟下以繼後代也左氏傳施氏之婦怒施氏曰已不能死

其仇儼尚書曰道有外降政錄俗革吳郡賦曰窳隆異等

孟子曰先聖後固宜本其門素不相奪倫向曰使有倫理

書曰八音克使秦晉有匹涇渭無舛昌亮反翰曰懷羸謂

何以卑我涇水清渭水濁并猶難也善曰左氏傳曰晉

公子重耳至於秦秦伯納女五人懷羸與焉奉匭沃盥既

而揮之怒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孫綽自宋氏失御禮教

今權臣口 雖埋輪之志無屈權右而狐鼠微物亦蠹大猷
舍大憲 良曰後漢御史張綱為御史順帝遣使行風俗綱埋其車
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路焉問狐狸遂奏大將軍梁冀
摧勢也右用事也賈誼曰城狐不掘社鼠不燹蠹敗也猷
道也言亡雖有長綱埋輪之志未能盡服權勢用事者而
王源事同狐鼠族有承藉一失綱紀亦敗天道也善曰東
觀漢記曰皇甫嵩上言四姓權右咸各斂手也應璩詩曰
城狐不可掘社鼠不可熏晏子春秋景公問晏子曰治國
亦有常乎對曰讒佞之人隱在君側猶社鼠不熏也去此
乃治矣范曄後漢書虞延謂為成日爾民之風聞東海王
源嫁女與富陽滿氏 銑曰源東海人滿璋之富陽之善
壞削賈逵國語注曰風 源雖人品庸陋曹實參華 向曰曹
采也采聽商旅之言也 榮華 曾祖雅位登八命 翰曰雅為右僕射周禮八命作牧
也 鶯晉陽秋曰王雅字茂 王者之三公亦八命 善曰檀道
德東海鄉人為右僕射祖少卿內侍帷幄 濟曰少卿為侍
中常侍帷幄謂

在天子 父璿外采儲闈亦居清顯 良曰璿為東宮官采事
左右也 尚書曰亮采惠疇孔安國注曰采事也何 源頻叨諸府戎

禁預班通徹 銑曰諸府諸禁府也通徹通侯也源預列此
諱曰通 而託姻好 善本作 唯利是求 善曰左氏傳晉侯使
侯也 出入秦唯 玷辱流輩莫斯為甚 善曰孝經鉤命決曰源人
利是視 名毀行廢玷辱先人 源人

身在遠 向曰在遠謂 輒攝媒人劉嗣之到臺辨問嗣之列
在 南郡丞 稱吳郡滿璋之相承云是高平舊族寵奮胤胄 善曰魏志

伯寧景初二年為太尉薨子偉嗣世說曰偉弟子奮 家計
元康巾至司隸校尉荀綽與州記曰奮高平人也 溫足見託為息鸞覓婚 善曰漢書董仲舒對
策曰家溫而食厚祿 王源見告窮

盡即索璋之簿閱 閼閼詣府音義曰明其筆曰閼績功曰

盡即索璋之簿閱 閼閼詣府音義曰明其筆曰閼績功曰

也見璋之任王國侍郎鸞又為王慈吳郡正閤主簿善曰齊春秋曰王慈字伯寶早有今譽猶歷侍中吳郡大字

源父子因共詳議判與善曰娶妻及納聘皆曰聘周禮曰穀主以聘女

先喪婦又以所聘餘直納妾如其所列則與風聞符同竊

尋璋之姓族士庶莫辨滿奮身殞西朝胤嗣殄沒武秋之

後無聞東晉朝謂晉初都洛陽也胤嗣子孫也殄死也滿奮字武秋言奮後不聞子孫在東晉善曰晉初都洛陽故曰西朝後在江東故曰東晉

朝于寶晉紀曰苗願殺司隸校尉滿奮荀綽與州記

日滿奮字武秋公羊傳曰紀子伯者何謂聞焉爾其為

虛託不言自顯王滿連姻寔駭物聽潘楊之睦有異於此

濟日駭驚也潘岳楊仲武誄曰潘楊之睦有自來矣言王

滿與此異也善曰漢書音義曰運親姻也大傳曰文王

來矣曹子建求自試表曰古之受爵祿者有異於此且買

妾納媵因聘為資施衿之費化充牀第良曰媵從婦者也儀禮云女嫁母施衿結帨帶也牀第帳之間也言買妾納媵本因聘婦之資而取之今源以嫁女之財而納妾成帷房之私罪甚也

善曰左氏傳鄭子產曰故志曰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鄭

玄曰帷佩巾也左氏傳曰趙武過鄭伯有賦鶉之賁賁趙

孟曰牀第之言不踰鄙情贅之行造次以之糾慝湯得繩違國社預曰第簣也

允茲簡裁鏡曰贅惡也言源情行鄙惡造次用之為事慝日蜀志諸葛亮表李平曰臣知平鄙情欲因行止之際逼臣取利也老子曰自伐無功自矜不長其在道日餘食贅

行王弼曰更為瘡贅也言其違慝信當此簡源即罪善本之所賤裁也尚書曰繩愆糾謬格其非心

字主臣謹案南郡丞王源忝藉世資得參纓冕向曰世資也參謂入仕也善曰漢書

音義曰無忌却秦有地資也同人者貌異人者心以彼行

也參謂入仕也善曰漢書音義曰無忌却秦有地資也

同人者貌異人者心以彼行

也參謂入仕也善曰漢書音義曰無忌却秦有地資也

媒同之抱布翰曰禮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詩云氓之蚩蚩抱布貿絲匪來貿絲來即我謀言源以

行媒之禮同抱布之事善曰列子曰夏桀殷紂且非我魯桓齊穆狀貌七竅皆同於人而有禽獸之心也

族類往哲格言薰不蕪善本作不雜聞之前典齊曰季文子其心必異哲智也往智即文子也格至也家語云顏回曰

聞薰蕪不同器而藏薰香草蕪臭草也前典即家語也

善曰左氏傳曰公欲求成于楚而叛晉李文子曰史佚之志有之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論語考比讖曰格言成法

馬督諫曰豈有六卿之曹納女於管庫之人良曰周禮有六卿言源祖

父之貴也曹嗣也管掌庫賤人善曰尚書曰六卿分職禮記曰晉文謂趙文子知人所舉晉國管庫之士七十有

餘家鄭玄曰宋子河魴同穴於輿臺之鬼鏡曰詩云豈其食魚必河之魴

豈其娶妻必齊之姜豈其娶妻必宋之子姜姓也言源如此等家之子孫即使其女嫁於輿臺之賤同穴為鬼也

善曰毛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高門降衡雖自已作夢左氏傳曰阜臣與人曰僕臣臺

祖辱親於事為甚向曰衡橫木為門凡盛之家也言以已高門自降與凡庶連親乃是輕祖考辱

親戚也蔑無也善曰說文此風弗翦其源遂開點世塵

曰機輕易也蔑與機古字同

家將被比屋翰曰翦除源本塵汚也聖明之代比屋可封

比屋而封宜實以明科黜之流伍使已汚之族永愧於昔辰方

媾之黨華心於來日濟曰伍等也已汚謂王氏也方媾謂

宋昭公草臣等參議請以見事免源所居官禁錮終身輒

心易行下禁止視事如文良曰言禁止視事使如昔無官之時也

善曰言禁止其視事之法當如故事也源官品應黃紙臣輒奉白簡以聞臣約誠惶誠恐云云

荅臨淄侯一首

楊德祖銑曰黃略曰楊脩字德祖謙恭戈博舉孝廉除郎中丞相府主簿是時軍國多

事總知外內事皆稱意自魏太子以下爭與
交好是時臨淄侯戈捷愛幸數與脩書脩答
後曹公以脩前後漏泄言教交關諸侯
乃收殺之曹植時為臨淄侯 善同錄注

脩死罪不待數日若彌年載豈由愛顧之隆使係仰之情

深耶重也豈由言豈不由也隆損辱嘉命蔚矣其

文翰曰蔚盛也嘉命植書曰辱汚也誦讀反覆雖諷雅頌

不復過此濟曰調猶誦也詩有大雅小雅商若仲宣之擅

漢表陳氏之跨異域徐劉之顯青豫應生之發魏國斯皆

然矣良曰仲宣王粲字也寓於楚壤故云漢表陳琳屬於

京故云顯於豫應璩時居於汝穎大祖食邑故云魏此豐

表氏故云異域徐幹昌於高密故云青劉楨游於許

京故云豫應璩時居汝穎汝穎汝穎大祖食邑故云魏也至

於脩者聽采風聲仰德不暇目周章於省覽何遑高視哉

銑曰周章馳逐也遑暇也植書云足下高視於上京故有

此荅善曰尚書曰樹之風聲家語曰孔子出乎四門周章

望伏惟君侯少長貴盛體發且之資有聖善之教向曰體

武王名且周公名資用也聖善謂植父武帝也善遠近

觀者徒謂能宜昭懿德光贊大業而已不復謂能兼覽傳

記留思文章翰曰宣布昭明懿美也贊佐也大業父業也

懿德周易曰富善曰毛詩曰宜昭義問又曰人之秉彝好是

有之謂大業也今乃含王超陳度越數子矣善曰漢書相

度越諸子矣觀者駭視而拭目聽者傾首而竦耳非夫

體通性達受之自然其孰能至於此乎濟曰竦耳傾聽

道道法自然鍾會曰又嘗親見執事握牘持筆有所造作

莫知所出故曰自然

若成誦至心借即書於手曾不斯須少留思慮仲尼日月

無得踰焉脩之仰望殆如此矣良曰執事謂植也尊敬之故不指斥而託左右執事

也讀書板也斯須須臾也子貢曰仲尼日月無得而踰焉比植文章不可及也善曰論語子貢曰仲尼不可毀也

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是以對鵲易而辭作暑賦彌日而不獻見西

施之容歸憎其貌者也銑曰植曾作鵲鳥賦命脩作脩辭不為也又命作暑賦脩雖造成終

目不敢獻亦由見西施之美自憎其惡善曰越施書伏

想執事不知其然猥受顧錫教使刊定復相知定吾文耶

是使脩刊定也脩以無能願受眷顧賜命矣春秋之成莫

能損益呂氏淮南字直千金善本有弟子掛口市人拱手

者賢聖卓犖固所以殊絕凡庸也翰曰孔子在位聽文辭有可與共也不獨有也

至於為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秦相

呂不韋聚智略之士作呂氏春秋漢淮南王聘天下辯通

之士以著篇章書成皆布之都市懸千金以延示衆士而

莫能有變易者此皆聖賢用心高大以殊於凡庸之所由

致也卓犖高大之貌善曰今之賦頌古詩之流不更孔

乃其事約豔體具而言微也

公風雅無別耳濟曰植書云今往僕少小所著詞賦一通相類雖不經孔子刪定與詩之風雅無異焉善曰脩家

兩都賦序曰賦者古詩之流也文雖出此而意微殊

子雲老不曉事彊著一書悔其少失作良曰植書云揚雄

法言曰或問吾子少好賦曰然童子雕蟲篆刻俄而曰壯

夫不為是悔其少作也子雲雄字也與脩同姓故云脩家

著一書即法言若此仲山周旦之疇為皆有倭耶銑曰仲山甫作

周頌周公作鵲詩言如雄言則此二人皆有過也善

曰毛詩序曰七月周公遭變陳王業之艱難然詩無仲山

過言竊以為未之思也向曰鄙宗過言謂壯夫不為也

謂之過言論語若乃不忘經國之大美流千載之英聲銘

功景鐘書名竹帛斯自雅量素所蓄也豈與文章相妨害

哉翰曰魏顆追秦於輔氏其勲銘于景鐘景公鐘也書名竹帛謂史書也雅量謂植之度量素常也植書云吾雖

薄德位為蕃侯猶庶幾戮力上國流惠下人建永世之業

言答也善曰曹植書曰采庶官之實錄成一家之言東

京賦曰忘經國之長基封禪書曰飛英聲墨子曰以其所

獲書於竹帛傳遺後世子孫也輒受所惠竊備矇矓史誦詠而已所惠

謂賜文章也言已備誦詠之人而已矇矓敢望惠施以忝

莊氏良曰植書云其言不慙恃惠子之知我也脩言已豈

植也惠施莊周相知者季緒璫璫何足以云銑曰植書云

也故引之善周良佐

謂文章脩云何足以云璫璫小器也善曰反荅造次不

能宜備脩死罪死罪

與魏文帝牋一首

繁休伯向曰文章志云繁欽字休伯潁川人少

征全守譙繁欽從還賤與余其

正月八日壬寅領主簿繁欽死罪死罪近屢奉牋不足自

宣頃諸鼓吹廣求異妓時都尉薛訪車子年始十四翰曰

音樂也妓能也都尉官名薛訪車子姓名能喉嚨引聲與

殆同音濟曰白上呈見果如其言良曰上主上也文帝

淮南子注即日故共觀試乃知天壤之所生誠有自然之

妙物也地也潛氣內轉哀聲善本作音字外激大不抗越細

不幽散聲悲舊茹曲美常均銑曰抗高越過也幽散絕也

圖徵曰聖人往承天以立五均均者亦律及與黃門鼓吹

溫胡迭唱迭和喉所發音無不響應曲折沈浮尋變入節

向曰黃門樂官名溫胡姓名也迭更也變曲會也善曰

漢書曰鄭聲尤集黃門集樂之所已見長笛賦相譚雜論

置黃門工倡也自初呈試中間二旬胡欲傲其所不知尚

之以一曲巧竭意匱既已不能翰曰傲欺尚勝竭盡匱乏

氏傳曰韓宣子如楚叔向為介士而此孺子遺聲抑揚不

可勝窮優游變善本作轉字化餘弄未盡良曰化變弄曲也暨其清激

悲吟雜以怨慕善曰暨及也詠北狄之遐征奏胡馬之長思悽

入肝脾哀感頑豔濟曰北狄征胡馬思皆古歌曲皆能喉

善曰古詩曰胡馬依北風是時日在西隅涼風拂衽山臨溪流泉東

逝同坐仰歎觀者俯聽莫不泣泣隕涕悲懷慷慨銑曰衽

流貌隕墜也慷慨歎息兒自左驥都史納奴審姐名倡日

左驥史納審姐皆樂人名倡樂也善曰魏志曰文帝令

吐驥與左驥等於賓客之中吹笙鼓琴然其史納審姐蓋

亦當時之樂人說文曰嬪字或能識以來耳目所見僉曰

詭異未之聞也翰曰詭奇也善曰李陵與蘇武書曰陵

詭文曰竊惟聖體兼愛好奇濟曰兼愛多所愛也善曰

私是以因牋先白委曲伏想御聞必含餘懽異事速訖旋

侍光塵寓目階庭與聽斯調宴喜之樂蓋亦無量銑曰御

進也事

謂內征也訖竟也光塵美言之與及也斯調喉嚨也
善曰左氏傳曰得臣寓目焉詩曰吉甫宴喜欽死罪

荅東阿王牋一首

陳孔璋

向曰文章志曰陳琳字孔璋廣陵人避
亂冀州袁紹辟之使典密事紹死太祖
辟為軍謀祭酒典記室
東阿王曹植也善注同

琳死罪死罪昨加恩辱命并示龜賦披覽粲然君侯體高

俗之材秉青萍干將之器

貌曰辱命謂得植書粲然明白
濟曰王即諸侯也故云

君侯高俗言戈高過一代青萍干將皆劍名也善曰漢
書爰盎諫文帝曰陛下有高出之行三呂氏春秋曰趙襄
子遊於囿中至於梁馬却不肯進青萍為參乘青萍進視
下豫讓却寢伴為死人叱青萍曰去長者且有事青萍曰
少而與子友子今日為大事而我言之失相與之道子賊
吾君而我不言失為人臣之道如我者唯死之可也退而

自殺青萍豫讓之友也張叔及論曰青萍砥礪於鋒鏑苞
丁剖犧於用刃越絕書曰楚令歐冶子干將為鐵劍二枚

一曰干將拂鐘無聲應機立斷

良曰西閉過謂船人曰干
將莫耶之劍拂鐘不鏘試

物不知然以之綴履曾不如兩錢之錐今子持戟乘舟子
所能也若試與我東說諸侯子蒙蒙然無異於未視之狗

也錐聲也夫所以貴於干將莫耶者貴於立新截也皆謂
植之戈藝同於此矣善曰說苑曰淳于髡三稱鄒忌三

知之髡等辭屈而去故所以
尚干將莫耶者貴於立斷

此乃天然異稟非鑽仰者所

庶幾也

銑曰顏回曰鑽之彌堅仰之彌高言植之文堅而
且高鑽仰者然不可近而致之善曰言天性自

然受於異氣也孔安音義既遠清辭妙句焱鹽絕煥炳向
國尚書傳曰稟受也

焱絕煥炳言文詞光明也

辭猶飛兔流星超山越海龍驤

所不敢追況於駑馬可得齊足

翰曰飛兔流星神駿也馬
八尺以上為龍驤良馬名

可得言不可得也善曰呂氏春秋曰飛兔騶騶占之駿
馬也流星言疾也李尤七歎曰神奔電驅星流矢驚則莫

若益野騰駒楚辭曰夫聽白雪之音觀綠水之節然後東
 驢騾僂蹇而齊足
 野巴人蚩鄙益著濟曰白雪綠水楚之上曲也此植文也
 文之美而覺已文之惡矣善曰宋玉諷賦曰臣援琴而
 鼓之為幽蘭白雪之曲淮南子曰手會綠水之趨高誘曰
 綠水古詩也東野下里之昔也宋玉對問載權載笑欲罷
 日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也
 不能謹韞積玩耽以為吟頌良曰載則也歡言美之也韞
 者愛之深也善曰詩曰既見復關載笑載言論語顏淵
 日夫子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也論語子貢曰有
 美玉於斯韞積而藏
 諸吟頌謂謳吟歌誦琳死罪死罪

荅魏太子牋一首

善曰魏略曰魏郡大疫故太子與質書質報之

吳季重

鏡曰魏志云吳質字季重濟陰人以文才為文帝所善為朝歌長官至振威將軍文帝為太子時重荅此牋也善同鏡注

三月八日庚寅臣質言奉讀手命追亡慮存恩哀之降

善本

作隆

形於文墨

向日手命謂太子與質書也其書云二三諸友零落略盡此追亡慮存者也形見也

日月冉冉歲不與我

善曰楚辭曰冉冉其行貌不與我言不留也

貨曰歲不我與

昔侍左右厠坐眾賢出有微行之游入有管絃之

歡置酒樂飲賦詩稱壽

良曰謂在太子所時也厠列也眾賢謂陳徐之流也微行謂微服而行也

若微賤之所為故曰微行

漢書曰陳平厚具樂飲太尉史

記曰武安君起為壽如

自謂可終始相報善本作並騁材

力效節明主何意數年之間死喪略盡臣獨何德以堪久

長陳徐劉應才學所著試

善本作誠字

如來命惜其不遂可為

痛切

鏡曰陳琳徐幹劉楨應璩也來命謂凡此數子於雍來書之言不遂謂皆死不遂其才志

容何從實其人也若乃邊境有虞群下鼎沸軍書輻至羽

檄交馳於彼諸賢非其任也向曰雍容善和貌虞度也有度謂冠至也輻至言衆如車

輻之湊於轂也羽檄徵兵之書善曰西京賦序曰雍容揄揚漢書曰嚴助侍從從容漢書田延年曰羣下鼎沸社稷將傾又息夫躬上疏曰軍書往者孝武之世文章爲盛

交馳而輻湊羽檄重種而狎至若東方朔枚臯之徒不能持論即阮陳之儔也韓曰孝武漢帝也阮

瑀陳琳也儔類也善曰漢書東方朔枚臯不根持論上頗俳優畜之其唯嚴助壽王與聞

政事然皆不慎其身善謀於國卒以敗亡臣竊恥之嚴助

虞丘壽王甚見任用後淮南王反與助等相連皆棄市善曰論語曰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至於司馬長卿稱疾避事以著書爲務

以其與聞之也則徐生庶幾焉良曰言徐幹比之相如頗復近也善曰漢書司馬相如常稱疾避事又長卿妻曰

長卿時時著書人又取去文帝書曰偉

長著中論十二餘篇爾雅曰尚庶幾也而今各逝已爲異

物矣後來君子實可畏也鏡曰謂後俊者也孔子云後生

物又何足患文帝書曰後生可畏來者難誣伏惟所天善本無伏優游典籍之

場休息篇章之圃善本作圃字向曰所天謂君屬太子也言以文章典籍爲場圃而優游休息發言抗論

於其間也善曰答賓戲曰真婆娑乎術藝之處也窮理盡微摘藻下筆鸞龍之文奮矣向曰抗高曰摘亦發也藻文也鸞龍有五

色文章也奮振也善曰周易窮理盡性凡安國尚書傳曰微妙也鸞龍鱗羽之有五彩故以喻焉答賓戲曰摘藻如春華班固與弟超書

雖年齊蕭王才實百之向曰更始始封漢光

武帝爲蕭王光武曰吾三十時在軍中太子書云吾德不及

蕭王年與之齊矣故贊以此答之百謂勝百倍也善曰

文帝書曰吾德不及蕭王年與之齊矣東觀漢記曰更始

遣使者立光武爲蕭王漢書劉向上疏曰陳湯比於貳師

文選卷第

二十一

功德百 此衆議可以歸高遠近所以同聲也向日同聲言之也

善曰周易曰 然年歲若墜今質善本有已字 四十二矣白髮生

鬢所慮日深實不復若平生善本作日字 之時也但欲保身勅

行不蹈有過之地以爲知己之累耳勅曰墜失勅正蹈履善曰莊子曰可以保

身孔字國尚書傳曰勅正也慎子 游宴之歡難可再遇盛

年一過實不可追臣幸得下愚之才值風雲之會濟曰易云雲從

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觀言已與太子幸得同 時邁齒

載徒猶欲觸冒奮首展其割裂之用也良曰邁往齒年載大也觸冒奮首割

裂謂冒鋒刃耳死而效其用以報德焉善曰尚書曰日月逾邁左氏傳宰孔謂齊侯曰伯舅耄老杜預曰七十曰

耄不勝悽悽音婁銳曰悽悽敬貌善 以來命備悉故略陳

至情質死罪死罪

在元城與魏太子牋一首向日質遷爲元城令之官遷鄴辭太子

吳季仲善曰魏略曰質遷元城令之官過鄴辭太子到縣與太子牋

臣質言前蒙延納侍宴終日曜靈匿景繼以華燈辭曰謂

時曜靈日月匿藏也善曰鄭玄禮記注曰延進也楚辭曰角宿未旦耀靈藏廣雅曰耀靈日也楚辭曰蘭膏明獨

華燈 雖虞卿適趙平原入秦受贈千金浮觴旬日無以過

也濟曰虞卿說趙孝成王一見賜黃金百溢秦昭王遣平原書曰寡人聞君高義願爲布衣之交君幸遇寡人願

與君十日之歡平原君遂入秦也千金言多也浮汎也觴酒器也言此不能過已受太子之賜及宴樂之事善同

注小器易盈先取沈頓醒寤之後不識所言良曰沈頓酒困也不記醉

時所言恐有虧失善曰孔安國尚 即以五日到官初至承

前未知深淺

銑曰謂前人之教化承前無所改易也

善曰言每事然觀地

形察土宜西帶恒山連岡平代

善曰岡山脊也平代二郡

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漢書有常山郡張晏

曰恒山在西漢書代郡有平邑及代二縣

北鄰栢人乃

高帝之所忌也

翰曰鄰近栢入縣名漢高擊韓信餘寇東垣還過趙相貫高等陰謀欲殺高祖高

祖欲宿心動問縣名曰栢人高祖曰栢人者

迫於人也去不宿故云所忌

重以氐水

漸漬疆宇喟然歎息思淮陰之奇譎亮成安之失策

漸漬曰

浸也疆界宇居也漢使韓信擊趙信使窺之知趙相成安君陳餘不用李左車之計乃引兵來至井陘口選輕騎二

千持赤幟從間道軍山而望趙軍又使萬人先行背水陣

上復疾戰趙軍空壁爭信旗鼓軍山二千入入趙壁拔趙

幟立漢赤幟趙軍望之大驚乃亂敗遂斬成安氐水上信

後為淮陰侯喟然歎聲亮信也不用左車之言而敗故云失策也

善曰漢書常山郡元氏縣有氐水首受中丘西

山窮泉谷入黃河氐音脂漢書成安君陳餘背漢之趙遣

張耳與韓信擊破趙井陘斬陳餘氐水上奇譎謂技趙幟

立漢幟失策謂不

用李左車之言也

南望邯鄲想廉藺之風

良曰廉頗藺相如趙國之賢將

也故想其風邯鄲趙

東接鉅鹿想

善本作

李齊之流

良曰

所都也

善同良注

帝問馮唐曰吾居代時吾尚食監高祛數為我言趙將李

齊之賢戰於鉅鹿下吾每食飯未嘗不思鉅鹿縣名也

善

善同

都人士女服習禮教皆懷慷慨之節包左車之計

良注

慷慨謂貞廉也左車即李左車

善曰西都賦曰都人士女殊異乎五方漢書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聞漢將

韓信議欲以下趙願假臣奇兵三萬人絕其輜重足下深

溝高壘堅壁勿與戰吾奇兵絕其後兩將之首可致戲下

成安君

而質闇弱無以蒞之

翰曰闇弱謙也蒞臨也

不聽也

乃邁德種恩樹之風聲使農夫逸豫於疆畔女工吟詠於

機杼固非質之能也

善曰尚書曰咎繇邁種德風聲已見上文詩曰爾公

機杼固非質之能也

善曰尚書曰咎繇邁種德風聲已見上文詩曰爾公

機杼固非質之能也

善曰尚書曰咎繇邁種德風聲已見上文詩曰爾公

爾侯逸豫無期漢書酈食其曰農夫釋耒紅女下機工與紅同毛詩序曰吟咏情性至於奉遵科教

班揚明令下無威福之吏邑無豪俠之桀善本作傑字善

也尚書曰臣無賦事行刑資於故實抑亦懍懍有庶幾之

心良曰賦布也威福擅作威福於人者懍懍敬貌庶幾慕

近也善曰國語樊穆仲曰魯侯賦事行刑必問於遺

訓而咨於故實孔安國往者嚴助釋承明之歡受會稽之

位壽王去侍從之娛統東郡之任其後皆克復舊職追尋

前軌今獨不然不亦異乎鏡曰漢嚴助為中大夫得侍從

太守數年賜詔曰君厭承明之廬出為郡吏久不聞問助

恐上書謝願奉三年計最詔許因留拜侍中也故云皆克

復舊任軌迹也今不然者質自言未得重入侍與彼異也

善曰漢書曰吾立壽王善格五召待詔拜侍中後為東郡

尉復徵入為光張敞在外自謂無奇陳咸憤積思入京城

祿大夫侍中

向曰漢張敞為膠東相與朱邑書曰值敞遠守劇郡馭於

繩墨曾臆固結無奇矣陳咸為南陵太守數賂遺陳湯與

書曰即蒙子公力得入帝城死不恨矣故彼豈虛談夸論

云憤積是也善曰漢書曰陳湯字子公

詐耀世俗哉斯實薄郡守之榮願善本作左右之勤也翰

彼謂張敞陳咸薄輕也輕居古今一揆先後不貿莫焉知

郡守願在左右亦質之心

來者之不如今濟曰揆致貿易也焉知來者不如今謂已

貿易也論語曰後生可聊以當觀不敢多云良曰觀質死

為鄭冲勸晉王牋一首

阮嗣宗

良曰鄭冲為大傅魏帝封晉公太原十

郡為邑進位相國備禮九錫太祖讓不

受公卿將相皆詣府勸進籍為辭善曰

藏榮緒晉書曰鄭冲字文和榮陽人也

冲等死罪伏見嘉命顯至銑曰嘉命即魏冊命竊聞明公固讓冲等

眷眷實有愚心以為聖王作制百代同風褻德賞功有自

來矣向曰自從也功褒有德左氏傳叔孫曰叔出季處有自來矣昔伊

尹有莘氏之媵由臣耳一佐成湯遂荷阿衡之號尹欲干

湯乃為有莘氏媵臣佐湯伐桀以為阿衡善曰說苑鄒

維阿衡實左右商王善曰說苑鄒周公藉已成之勢據既安之業光宅

曲阜奄有龜蒙翰曰武王既成王業天下既安而封周公

之山名光宅大宅居也善曰尚書曰光宅天下又曰魯侯

伯禽宅曲阜毛詩曰奄有龜蒙遂荒大東毛萇曰龜山蒙

也呂尚磻磻之漁者一朝指麾乃封營丘磻磻故云漁者

故王用以為師武王伐殷用其計左秋黃鉞石乘白旄以

誓而滅殷故云指麾武王封於齊都營丘善曰尚書中

伯曰王即迴駕水畔至磻磻之水呂尚釣於崖史記曰西

伯以呂尚為太師武王東伐師尚父左秋黃鉞右把白旄

以誓武士已平商封尚父於齊營丘魏書荀攸勸進曰昔

周公承文武之跡受已成之業呂望暫把旄鉞一時指麾

皆大啓土宇自是以來功薄而賞厚者不可勝數善曰東

曹節上書曰功薄然賢哲之士猶以為美談善曰美談

自先相國以來世有明德濟曰先相謂宣帝為魏丞相也

書宣紀曰天子策命上為相國又景紀曰天子策善曰王隱晉

上為相國毛詩曰世有哲王尚書曰明德惟馨翼輔魏

室以綏天下朝無闕政人善本作無謗言良曰綏安也

朝無闕政風烈昭宣左氏傳曰晉善曰南都賦曰前者明公西征靈州北

臨沙漠榆中以西望風震服羌戎東馳迴首內向維出隴

右帥輕兵到靈州擊大破之沙漠榆中皆邊地名震驚

也東馳內向皆來朝服善曰漢書北地郡有靈州縣金

文選卷之二十一

城郡有榆中縣李陵書曰遠聽之臣望風馳命爾雅曰震懼也長楊賦曰靡節西征羌燹東馳封禪文曰昆蟲闔懼迴首面內麴秦美新日東誅叛逆全軍獨剋禽闔閭之將迴首內嚮喁喁如也

斬輕銳之卒以萬萬計威加南海名懾三越向曰叛逆反上親臨圍之四面並攻誕閉城自守追小子覲至吳請救吳遣唐咨等俱來應誕唐咨等皆降吳兵萬眾器械軍寶山積兵法全軍為上剋勝也闔閭吳王也以比孫氏將則唐咨等輕銳勁利之兵也萬萬計言多也加陵也南海吳界懾服也三越謂越及南越閩越也善曰爾雅曰懼也郭璞曰即懾字也漢書有三越謂吳越及南越閩越也

宇內康寧苛慝不作翰曰寧安作起也苛慝繁惡之政善曰過秦論曰苞舉宇內尚書五福三曰康寧左氏傳晉叔向曰有楚國者其棄疾乎君居陳蔡苛慝不作盜賊伏隱也

是以殊俗畏威東夷獻舞齊曰殊俗遠方東夷東方之夷也獻舞獻樂善曰范曄後漢書曰東夷自少康以後獻其樂舞

故聖上覽乃昔以來禮典舊制開國光宅顯茲

太原良曰調封為晉公善曰毛詩率由舊章周易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明公宜承聖旨受**

茲介福允當天人允信也天人意也聖意謂魏帝之意也介大

曰受茲介福以中正也左氏**元功盛勲光光如彼國土嘉**

傳楚子曰軍志云允當即歸**祚魏魏如此**向曰元大也光光明貌如彼謂破姜維之內類國土嘉祚如此謂晉原之地魏魏高貌

外協同靡讐靡違翰曰協合靡無讐失也內**由斯征伐則**

可朝五臣本**服濟江掃除吳會**銑曰由從斯此也吳會吳地名掃除謂滅吳也善

曰國語曰齊教大成定三華隱五刃**西塞江源望祀岷山**

朝服以濟河而無怵惕焉文事勝矣**西塞江源望祀岷山**向曰岷山江所在蜀也西塞言滅蜀也望祀謂祭此山焉善曰漢書曰江水祀蜀塞特牲赤牛犢塞謂報神恩也禮

記曰東巡狩望祀山川漢書曰秦并天**迴戈弭節以麾天**

下今祠官祠瀆山瀆山蜀之岷山也**迴戈弭節以麾天**下翰曰弭按也麾天下謂平一也善曰長楊賦曰迴戈聊指南越相夷靡節西征羌燹東馳今以靡為弭誤也

遠無不服邇無不肅

濟曰肅敬邇近也

善曰國語祭大

魏之德光于唐虞明公盛勲超于桓文

良曰唐虞堯舜也桓文齊桓公晉文

公皆輔翼周室而公超越之

然後臨滄洲而謝支伯登箕山以揖許由

豈不盛乎

濟曰言公宜受封爵後立功如此然後退身豈不盛也

濟曰言公宜受封爵後立功如此然後退身豈不盛也

善曰支或為交至

公至平誰與為隣何必勤勤小讓也哉

向曰隣比也善

人主臨之以至公莊子魯侯曰其道幽遠而無人吾誰與為鄰

謙詞也

冲等不通大體敢以陳聞

拜中軍記室辭隨王牋一首

謝玄暉

濟曰暉為隨王府文學世祖勅暉可還都遷新安王記室牋辭隨王也善同濟注

故吏文學謝朓死罪死罪即日被尚書召以朓補中軍新

安王記室參軍朓聞潢汙下黃之水願朝宗而每竭駑蹇

之乘希沃若而中疲

良曰潢汙雨水也蹇跛也沃若良馬行貌言此水雖欲朝宗于海此馬欲

希良馬之行必見竭涸疲殆無由致也自喻策鄙才彊小

智願事於王不由於已所以終莫遂也善曰左氏傳曰

潢汙行潦之水尚書曰江漢朝宗于海班固王命論曰駑蹇之乘不騁千里之塗王逸楚辭注曰蹇跛也法言曰希

驥之馬亦驥之乘也李軌曰希望也詩

何則臯壤搖落對

之惆悵岐路西東或以鳴

善本作

嗥落謂秋也岐路東西謂別也惆悵鳴因皆悲傷也臯壤川原岐路行道也善

曰莊子仲尼謂顏回曰山林與臯壤使我欣欣而樂樂未畢也哀又繼之楚辭曰草木搖落而變衰又曰惆悵予兮私自憐淮南子曰楊子見岐路而哭之為其可以南可以北又曰雍門哭見於孟嘗孟嘗恐善本作乃服義徒擁歸君為子鳴咽流涕歎與鳴同

志莫從向曰言服習王之遺義但以擁塞使我歸王之志

注曰擁抱也孟子曰子浩然有邀若墜雨翩似秋蒂音帝

歸志曹植應詔詩曰朝覲莫從邀若墜雨翩似秋蒂音帝

墜雨離於雲秋蒂去於樹喻已別王也邀遠翻落也善

曰潘岳楊氏七哀詩曰濯如葉落樹邀然雨絕天論衡曰

雲散水墜成爲雨矣郭璞遊仙眺實庸流行能無算濟曰

詩曰在壯無千月命如秋葉帶眺實庸流行能無算濟曰

詞也言不足數善曰屬天地休明山川受納良曰川澤納

鄭玄論語注曰算數屬天地休明山川受納良曰川澤納

言遇休明之代容受我不肖之人同於山川之納藏也褒

善曰天地喻帝山川喻王左氏傳王孫滿曰德之休明褒

采一介抽揚小善善曰尚書秦穆公曰如有一介臣周書

豈玄表賦曰庶故捨耒對盧場圃奉筆兔園也錄曰捨耒罷耕

小善之有益故捨耒對盧場圃奉筆兔園也錄曰捨耒罷耕

奉筆兔園請事於王也梁孝王好宮室苑囿之樂築兔園也

築場圃西京雜記曰梁孝王好宮室苑囿之樂築兔園也

東亂三江西游善本作七澤向曰王爲東中郎將會稽太

游也善曰言常從子隆也蕭子顯齊書曰隋王子隆孔

安國尚書傳曰正絕流日亂尚書曰三汭既入震澤底契

定楚辭曰過夏首而西汭子虛賦曰臣聞楚有七澤契

闊我旃從容讌語善曰謂從行也契闊勤苦也戎兵也旃

旗通帛曰旃劉向七言曰讌處從容觀長裾日曳後乘載

詩書毛詩曰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長裾日曳後乘載

脂日曰曳謂朝夕遊王門也魏文帝書云文學託乘於後

車詩曰載脂載榮立府庭恩加顏色沐髮晞陽未測涯涘

轡善同濟注榮立府庭恩加顏色沐髮晞陽未測涯涘

良曰言沐王之德深故不測崖際也楚詞云朝濯髮於湯

谷晞余髮乎九陽晞乾也善曰曹植豔歌行曰長者賜

顏色撫臆論報早逝善本作肌骨錄曰言撫持臂臆論報恩

逝往也善曰演連珠曰撫臆論心陳不寤滄溟未運波

思王責躬表曰抱壘歸蕃刻肌刻骨不寤滄溟未運波

臣自蕩向曰寤覺也滄溟海也莊子云鯢化爲鵬海運將

從於南溟又謂監河侯曰周視東有鮒魚日我東

海之波臣也滄溟未運王未遷轉也波臣渤澥方春旅翮

先謝也翰曰解朝云若渤澥之鳥也渤澥海名方春鳥鴈時

鳥羽也善曰滄溟渤澥皆以清切藩房寂寥舊草房藩國

也房謂王府也華葉門也謂眺舊所居也清切懷傷也寂寥

寥無人也善曰藩房王府舊草眺舍也劉楨贈徐幹詩

曰拘恨清切禁中清無由宜左氏輕舟反溯素弔影獨留

良曰別王乘輕舟友向而望心已馳於王左右矣而形影

相弔則留礙矣善曰言舟反而已留也洛神賦曰浮輕

舟而上溯曹子建責躬表白雲在天龍門不見去德滋求

思德滋深銑曰西王母為穆天子謠曰白雲在天山陵自

詞云過夏首以西浮嶺龍門而不見言已想望於王猶曰

雲在天既與王隔猶龍門不見善曰王逸曰龍門楚東

門也莊子徐無鬼謂女商曰子不聞夫越之荒人乎去國

數日見其所知而喜去國旬月見所嘗見於國中而喜及

暮年也見以人者而喜矣不唯待青江可望候歸艗於春

亦去人滋久者思人滋深乎渚艗舟名王乘也善曰吳王入朝而已候於江渚也杜

渚艗舟名王乘也善曰吳王入朝而已候於江渚也杜

預左氏傳注曰朱邱方開效蓬心於秋實濟曰朱邱謂王

戶也蓬心非特達眺自謙也樹桃李秋取其實也眺願因

得效已同於此而少報王善曰史記曰諸侯朝天子於

天子之所立舍曰邸諸侯朱戶故曰朱邱莊子謂惠子曰

夫子拙於用大則夫子猶蓬之心也夫韓詩外傳簡王曰

夫春樹桃李秋如其簪履或存衽席無改良曰言王如或

得食其實也也少原之野有婦人刈蓄薪而失簪哭甚哀言不忘於舊

勝哀衽席單席

雖復身填溝壑猶望妻子知歸攬涕告辭

善曰列女傳梁高行曰妾夫不

幸早死先狗馬填溝壑東觀漢記張湛謂朱暉

悲來橫集

幸早死先狗馬填溝壑東觀漢記張湛謂朱暉

幸早死先狗馬填溝壑東觀漢記張湛謂朱暉

幸早死先狗馬填溝壑東觀漢記張湛謂朱暉

幸早死先狗馬填溝壑東觀漢記張湛謂朱暉

幸早死先狗馬填溝壑東觀漢記張湛謂朱暉

幸早死先狗馬填溝壑東觀漢記張湛謂朱暉

幸早死先狗馬填溝壑東觀漢記張湛謂朱暉

幸早死先狗馬填溝壑東觀漢記張湛謂朱暉

幸早死先狗馬填溝壑東觀漢記張湛謂朱暉

幸早死先狗馬填溝壑東觀漢記張湛謂朱暉

幸早死先狗馬填溝壑東觀漢記張湛謂朱暉

幸早死先狗馬填溝壑東觀漢記張湛謂朱暉

幸早死先狗馬填溝壑東觀漢記張湛謂朱暉

幸早死先狗馬填溝壑東觀漢記張湛謂朱暉

幸早死先狗馬填溝壑東觀漢記張湛謂朱暉

幸早死先狗馬填溝壑東觀漢記張湛謂朱暉

幸早死先狗馬填溝壑東觀漢記張湛謂朱暉

幸早死先狗馬填溝壑東觀漢記張湛謂朱暉

幸早死先狗馬填溝壑東觀漢記張湛謂朱暉

幸早死先狗馬填溝壑東觀漢記張湛謂朱暉

幸早死先狗馬填溝壑東觀漢記張湛謂朱暉

幸早死先狗馬填溝壑東觀漢記張湛謂朱暉

幸早死先狗馬填溝壑東觀漢記張湛謂朱暉

幸早死先狗馬填溝壑東觀漢記張湛謂朱暉

幸早死先狗馬填溝壑東觀漢記張湛謂朱暉

日願以妻子託朱生楚辭曰思美人兮攬涕而竚聆又
日涕橫集而成行漢書中山靖王曰不知涕泣之橫集不
任犬馬之誠善曰史記丞相青翟

到大司馬記室牋一首

任彥升

向曰齊宣德皇后令以梁高祖武帝為大司馬錄尚書事以昉為司馬下記室昉到官而謝之善日用舊也餘注同

記室參軍事任昉死罪死罪伏承以今月令辰肅應

善本作

字典冊

勅曰令善辰時肅敬膺當也典冊謂受大司馬

德顯

功高光副四海

善曰劉歆甘泉賦曰擇吉日之令辰

通自伐以為

含生之倫庇身有地

善曰東觀漢記明帝冊曰良曰含生有生之類庇

行日含生蒙澤草木茂延左氏

況昉受教君子將二十年

帝曰君謂高祖與昉有舊也善曰魏文咳改唾為恩

眇眇力成飾

向曰眇視也恩飾謂光益於已也善曰莊

適意以

小人懷惠顧知死所

善曰言懷惠自顧知以身命

人懷惠左氏傳其友謂狼臠

昔承嘉宴屬有緒言提契

切善本

之旨形乎善譔豈謂多幸斯言

善本作不渝

祖遇昉于竟陵王於西邸從容曰我登王府當以卿為驕兵以高祖善射

也至是故引昉符昔言也嘉宴乃謂於竟陵正席也緒末

善曰莊子孔子謂漁父曰曩者先生有緒言而去漢書所

養卒曰兩人左提右挈滅燕易矣詩曰善戲謔兮多幸已

見上文詩曰寔命不雖情謬先覺而迹淪驕餌良曰言謬

淪毛萇曰淪變也雖情謬先覺而迹淪驕餌良曰言謬

語子曰抑亦先覺者是賢乎漢書栢生欲借書湯沐具而

非弔大厦構而相勸善本作賀字鏡曰淮南子曰湯沐具

高祖殺東昏侯助死非復相弔也善同鏡注明公道冠二儀勲

超遂古也向曰明公謂高祖也冠猶高也二儀天地也勲功

楚辭曰遂古之將使伊周奉轡栢文扶轂輔佐殷周也栢

文謂齊栢晉文翼戴周室也使之奉轡扶轂謂高祖之功

使扶神功無紀作物何稱濟曰謂高祖如神妙之功無能

而可稱善曰言聖德幽玄同夫二者既無功而可絕亦何名

不立名也莊子曰造物者為府朝初建俊賢翹首謂良曰府

人司馬彪曰造物謂道也奏記曰羣英翹首俊賢抗足維此魚目唐突璵璠

府也建立翹舉也善曰阮籍維此魚目唐突璵璠

目似珠自喻也璵璠美玉也喻高祖唐突猶抵觸也

詩外傳曰白骨類象魚目似珠左氏傳曰季平子卒陽虎

將以璵璠斂孔融汝穎優劣論陳羣曰頗有燕菁唐突人

也顧已循涯寔知塵忝千載一逢再造難答向曰涯分寔

也翰曰言千載一逢聖人不誅已罪又與之官是再成

於已其恩難以答也造成也善曰東觀漢記太史官曰

耿況千載而一遇者也易曰天造草昧雖則隕越旦知非

報濟曰言雖致命非所能報也隕降越墜也善曰左氏

傳齊侯曰小白恐隕越于下毛詩曰匪報也求以為好

也不勝荷戴屏營之至善本作情字善曰國語申謹詣廳

奉白牋謝聞昉死罪死罪

百辟勸進今上牋一首良曰今上謂梁高祖武皇

加九錫高祖辭之於是左史王瑩等勸進

任彥升

善曰何之元梁典曰高祖武皇帝諱衍字叔達姓肅氏本蘭陵郡縣中郡里人也史記曰司馬遷自序作今上本紀然遷以漢武見在故云今上也

近以朝命蘊策冒奏丹誠

銑曰朝命太子之命也蘊稱策書奏進也丹誠赤心也冒進赤

心謂授策也

善曰方言曰蘊崇也謂尊崇而加策命也蘊與韞同

奉被還命未蒙虛受

向

言高祖還讓帝命不虛心而受

搢紳顯顯恭愚深所未達

善曰易曰君子以虛受人搢紳顯顯恭愚深所未達日翰

搢紳謂百官也顯顯敬仰貌未達言不知高祖之意

善曰馬相如封禪書曰因雜搢紳先生之略術李奇曰搢

插笏於紳紳大帶薛君韓詩章句曰萬蓋聞受命於府通

人顯顯仰天告愬論語子曰立未達也

蓋聞受命於府通

人之弘致取金於府子貢贖魯人於諸侯來辭不敢取其

金孔子曰賜也失之矣自今已往魯人不贖人矣皆此言

者言高祖不可復讓弘大也

善曰鄭玄禮記注曰致之言至

也言至高蹈海隅匹夫之小節

良曰舜以天下讓其友石戶

農夫石戶農夫負妻戴攜子

也言至

高蹈海隅匹夫之小節

良曰舜以天下讓其友石戶農夫石戶農夫負妻戴攜子

以入海終身不反謂此者言高祖不可如斯也匹獨是而也善曰魏書荀攸勸進曰信匹夫細行攸等所大懼

履乘石而周公不以爲疑增玉璜而太公不以爲讓武王

崩成王少周公踐東宮履乘石爲假天子七年而不疑者蓋爲天下非爲已也乘石天子所登之石也太公即磻溪

之水釣其涯得王璜刻曰姬受命呂信之報在齊及佐周克殷遂封於齊而不讓者既功得之又天命也善曰尚

書中候曰王至璠溪之水呂尚釣於崖王下拜曰切望公七年乃今見光景于斯尚立變名答曰望釣得王璜刻曰

姬受命呂佐旌德合昌來提撰況世哲繼軌先德在民翰爾維鈐報在齊宋均曰旌理也

言況高祖之家代有聖哲有遺德在人也謂高祖父順爲齊侍中兄懿監郢州善曰毛詩曰世有哲王晉中興

書曰王綏八世得名繼軌左氏傳晉士鞅謂經綸草昧歎

秦伯曰欒武子之德在人如周人思召公焉經綸草昧歎

深微管歎微管仲吾其被髮左社矣此又深也微無也善曰易曰雲雷屯君子加以朱方之役荆河是依祖兄懿

為豫州刺史鎮歷陽護軍將軍崔惠景反破左與盛十萬
眾於鍾山宮城拒守懿聞難投袂而起戰於越城破之惠
景走丹徒追斬之除侍中遷為尚書令朱方丹徒也荆河
豫州也言齊所以破惠景實依高祖之兄懿之功也善
曰左氏傳曰冬吳伐楚以報朱方之役杜預
曰朱方吳邑也尚書禹貢曰荆河惟豫州班師振旅大
造王室善曰尚書曰班師振旅孔安國曰班還也兵入曰
振旅言整眾也左氏傳
呂相曰我有大造于西雖累繭救宋重胫尼存楚善曰戰
公輸般為楚設機械將以攻宋墨子聞之百舍重繭往見
公輸般輪般服焉請見之王王曰善哉請無攻宋高誘曰
公輸般魯班之子百舍百里一舍也重繭累胫也淮南子
曰申包胥累繭重胫七日七夜至于秦庭以見秦王曰使
下臣告急秦王乃發軍擊吳果大以善本作
破之以存楚國五臣與善本同
今觀古曾何
足云善曰申包不足云也而惑甚盜鍾功疑不賞齊曰言東
已言無德也而不能賞懿之功歸政闔閭而鳩殺懿也有
偷鍾者將推毀之恐人聞之自掩其耳喻東昏侯欲自掩

過也書曰功疑惟重漢蒯通曰功高天下者不賞喻懿有
惟重不賞之高功矣善曰呂氏春秋曰范氏亡有得其
鍾者欲負而走則大鍾不可負以推毀之鍾悅然有音恐
人聞之而奪已遽掩其耳惡聞其過亦由此也漢書蒯通
謂韓信曰臣聞勇畧震王皇天后土不勝其酷是以玉馬
若身危功蓋天下者不賞
駿奔表微子之去金版出地告龍逢之怨銑曰酷當痛也
走宋宋謂微子開於宋也玉馬喻賢人也以喻東昏無道
賢人歸於高祖矣桀殺龍逢於庚子之曰有金版出於庭
中地曰族王禽龍逢與夏同姓故稱族王禽言桀必見禽
也謂東昏殺懿懿與齊同姓其怨咎有如此也善曰左
氏傳晉大夫謂秦伯曰君履后土而戴皇天也劉琨梁典
曰東昏荒淫歸政闔閭堅尚書令懿於中書省飲鴆薨論語
比考識曰殷感姐已玉馬走宋均曰女姐已玉馬有美色也玉
馬喻賢臣奔去也論語陰嬖讒曰庚子之且金版剋書出
地庭中地有臣族虐王禽宋均曰謂殺關龍之後庚子且明
庭中地有此版異也龍同姓稱族王虐殺我必見禽也明
公據鞍輟哭厲三軍之志獨居掩涕激義士之心權兄策

為許真客所殺權悲感未視事張昭謂權曰方今天下鼎沸何得伏哀戚乃扶權上馬陳兵而出漢光武兄伯升為更始所害光武獨居不御酒肉卧枕席有涕泣處言高祖於兄如此二主三軍義士為之激厲也轅止也善曰范曄後漢書曰馬援據鞍顧盼三國名臣頌曰輟哭止哀晉中書劉胤謂邵續曰莫若亢大順以激義士之心奉忠正以厲軍故能使海若登祇馨圖效祉鼓瑟兮海若舞海若海神也齊桓公北伐見一小兒在馬前走管仲曰登山之神曰俞兒霸王之君與則見祇仲也山海之神馨盡而效其福祉善曰王逸曰海若海神名曰管子曰登山之神有俞兒者長尺人物具焉霸王之君與登山之神見且走馬前走導也爾山戎孤竹東馬景從伐罪弔民一匡靖亂推曰罄盡也良曰齊桓公曰寡人世伐山戎過孤竹東馬懸車上辟耳之山景從天下如日景之從人也湯伐葛伯殺其君弔其民一匡天下靖亂謂除逆也言高祖征伐之事而類於此善曰西都賦曰天官景從尚書曰奉辭伐罪孟子曰湯始征自葛誅其君弔其民論語子曰管仲相桓公一匡天下左氏傳宰孔謂晉侯曰君務靖亂無勤於行也匪叨

天功實勤濡足

銑曰介之推曰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貪天之功以為己力申屠狄非其世將投于

何崔嘉聞而止之曰聖人入人之父母今為濡足故不殺人可乎言高祖實同天功非竊叨而得為天下父母濡足以救於人也且明公本自諸生取樂名教向曰言高祖起自諸生人也

日鍾離意別傳曰嚴遵與光武道風素論坐鎮雅俗雅俗皇帝俱為諸生名教已見上文

謂正風俗善曰王隱晉書劉琨表曰李術以不習孫吳素論門望不可與樵采同日也雅俗已見上文

遘茲神武上疏曰孫子吳子皆兵法也遘成也善曰曹植

明聖智神武驅盡誅之氓善本作濟必封之俗銑曰蔡紂而不殺者也

可誅堯舜之人比屋可封言變風俗若此善曰史記周公曰後嗣王紂其民皆可誅尚書大傳曰周民可比屋而

封也孔安國尚龜玉不毀誰之功歟冉有季路見於孔子

書傳曰濟成也龜玉不毀誰之功歟冉有季路見於孔子

日虎兕出於匣龜玉毀於櫝中誰之過兕善本作為君子也今則不然誰之功歟言高祖之功也

善本有將字善本有使伊周何地翰曰言為君子將使伊尹周公何地
劉表曰蘧伯取獨為君其等不達通變實有愚誠善曰周
子何地謂何地自處也民不倦其變使不任慳口款悉心重謁善曰論語注曰慳慳誠
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願時膺典冊式副民望善曰左氏傳師曠謂晉侯曰
夫君神之望也

奏記

奏記詣蔣公一首

阮嗣宗濟曰晉太尉蔣濟聞籍有俊才而志
記初濟恐不至得說欣然遣吏卒迎而籍
已去濟大怒志王默默懼與籍書鄉親共
喻乃就後謝病
歸善注同

籍死罪死罪伏惟明公以含一之德據上台之位良曰書

作咸有一德含咸也三台星三公位也濟為太尉即三公
言上台重之也善曰泰階六符經曰中階上星謂諸侯
三公漢書音義羣英翹首俊賢抗足善曰易通驗卦曰萬
日泰階三台也開府之日人人自以為掾以屬辟書始下下走為首
善曰召也司馬遷書曰太史公牛子夏處西河之上而文侯擁
馬走應劭漢書注曰走僕也子夏處西河之上而文侯擁
彗自歲反彗申恭敬之禮彗帚也善曰史記卜商字
彗地名子夏禮記曾子謂子夏曰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
西河之上呂氏春秋白圭曰魏文侯師子夏李奇漢書注
曰擁彗為恭也鄒子居於善本無黍谷之陰而昭王陪乘
如今卒持帚也鄒子居於善本無黍谷之陰而昭王陪乘
向曰鄒子鄒衍也燕有谷寒不生五穀鄒衍吹律而溫氣
至生黍稷衍時居焉燕昭王敬其德而陪乘也善曰七
略曰方士傳言鄒子在燕其遊諸侯畏之夫布衣窮居韋
音郊迎擁彗鄭玄周禮注曰陪乘參乘也帶之士王公大人所以屈體而下之者為道存也翰曰布

皆賤服韋皮也善曰鄒陽上書曰布衣窮之士身在
 貧賤說苑唐且謂秦王曰大王嘗聞布衣韋帶之士怒乎
 呂氏春秋曰王公大人從而化之此得之於學也莊子曰若夫人者目擊而道存焉藉無鄒卜之德
 而有其陋猥煩大禮何以當之濟曰陋鄙也良曰猥方將
 耕於東臯之陽輸黍稷之稅以避當塗者之路籍曰東臯
 之東也澤畔曰臯稅國稅也當塗謂事貴人也書武帝制曰守文之君當塗之士欲則先王之法以翼戴
 其世主者甚衆也負薪疲病足力不彊孟子曰孟子有疾王使問之
 負薪之憂籍言力不可彊不勝王事有疾王使人問疾孟子仲子對曰昔者有王命有負薪之憂
 不能造朝列子曰補吏之日非所克堪乞迴謬恩以光清
 非足力之所及也舉翰曰克能也稱已無德則辟命為
 舉謬恩迴以聘賢則庶光於所舉矣

文選卷第四十 終





不 許 複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